

新新

刊 周



期三十第 卷一第

短評

(一) 柏林問題被拖入聯合國 (二) 限價與物價
(三) 必須先坦白承認事實才能力謀改善

論壇

新幣制的善後

討論

- (一) 物資與幣制善後
- (二) 善後辦法的程序和嚴弛
- (三) 最後的關鍵在乎政府之覺悟與誠意

總答復

專論

**從國際局面看人口問題
安全理事會中大國的否決權**

通訊

濟南失守以後 (南京通訊)
蔣總統到了北方 (天津通訊)
蔣總統北巡側記 (北平通訊)
河西農村的崩潰 (蘭州通訊)

文藝：一篇詩的毀棄

蔣 碩 傑

徐 統 枏

劉 大 愚

趙 守 傑

蔣 碩 傑

何 國 樑

李 浩 培

畢 基 初

行發會報新新

版出日六十月十年七十三國民

印中北平



柏林問題被拖入聯合國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本月五日以九票對二票的多數通過將柏林問題列入安理會討論的議程中，三個月來使西方國家對蘇聯的關係忽緊忽緩而使全世界人士均感困惑的柏林問題畢竟最後還是被拖到聯合國來。在柏林問題上門法的兩方到底是孰是孰非本來不易判斷，把性質複雜之外

又帶有濃厚火藥氣味的問題搬到安理會的會議桌上，使維護聯合國者捏一把冷汗，安理會如果被鬧翻，整個聯合國就要立刻崩潰。但是，就在此時，維護聯合國者以及愛好和平者需要冷靜一下，觀察局勢，不為宣傳攻勢所迷惑。局勢如何演變固難推測，然而謂柏林問題被拖到聯合國，西方國家與蘇聯之間的冷戰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不久必定繼以熱戰，那是言之過早，無非是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戰早日來臨者的幻想。

柏林問題之被拖到聯合國是西方國家於莫斯科交涉遭遇困難的時候所決定的策略，克里姆林宮第十一次會談證明交涉破裂之後，英美法三國於上月二十九日照會聯合國秘書長正式提出控訴。交涉之困難何在以及破裂之責任誰負姑置不論，直接交涉破裂之後，提出聯合國為西方國家處理柏林問題惟一的途徑。不藉聯合國留一轉圜的餘地，則只有一戰，但是，貝文說過，他並不想作戰，他認為還沒有到那個階段。在西方國家看來，聯合國的妙用在於造成所謂世界輿論，使俾的一件是聯合國的機構都是西方國家所能控制得住的，安理會所表達的世界輿論很可以對於對方加以譴責，或者在輿論不利的情形之下對方會改變行動。也許在西方國家之中，有的國家像美國，態度十分激昂，希望在譴責之後繼以制裁的決定，制裁決定之後繼以行動，至少以此為恫嚇，使對方有所戒懼。但是，西方國家的態度必須一致。他們之中恐怕也有反對為之過甚者；制裁等於戰爭，恫嚇也是極危險的舉動，國土則被蹂躪國力尚未恢復的法國沒有理由一味聽人驅使而自取滅亡。依法國

的立場，安理會儘可辯論，甚至譴責，然而應適可而止，讓聯合國把柏林問題接過來，仍然還可以把牠再交還有關國家自己去和平交涉。此所以商議之初，美法之間原有歧見，經過商議，尤其是經過英國的折衝，三國對於提交安理會才有一致的決定。這裏也可以看出，把柏林問題拖到聯合國，西方國家與蘇聯之間的冷戰尚未演變到最後的階段。

在策略上，西方國家向安理會提出控訴，除了輿論的譴責以及可能的制裁的決定之外，還有另一種妙用，即給予蘇聯以外交上的難題。蘇聯或者繼續留在安理會之中，既須遭受所謂輿論的譴責，又須於大家厭惡否決權的情形之下再度運用其否決權，或者退出於安理會之外，則既須擔負柏林問題交涉破裂的責任，又須蒙受破壞聯合國組織的罪名，使西方國家更振振有辭。並且，如果蘇聯真的退出，則聯合國變為西方聯盟，變為反蘇的大集團，將更容易運用。但是，截至現在為止，蘇聯毫無退出的意向，反之，堅決表示要留在聯合國之中，不過拒絕參加安理會對於柏林問題的討論而已。在另一方面，蘇聯在安理會決定將柏林問題列入議程之前向西方國家提出照會，要求召開四外長會議，顯然是外交上的反攻。雖然西方國家已不能變更其原來的決定，縱使安理會也不會採取這樣的建議，至少蘇聯仍願重開交涉之門，已無破壞和平責任之可言。

巴黎傳來消息，聯合國人員有意出面調停兩方的爭端，同時，英國方面表示，由其他方面調停自比直接談判有效。照理說，安理會很可以在一般辯論之後，以正式或非正式調停的方法解決柏林問題之一部，然後再把整個問題交還有關國家去直接交涉。把柏林問題拖到聯合國並不見得西方國家與蘇聯的關係已到了最惡劣的程度，除非期待第三次世界戰爭的戰爭販子在作祟，有意使人類走上毀滅之路。

(明)

限價與物資

幣制改革以後的物價凍結政策，已經又實行了一個多月。成績如何，有目共觀。我們可以說，自從有史以來，單純的限價從來沒有成功過。政府自己在戰時重慶的經驗，也沒有良好成績可以自誇，而在這次幣制改革之時，

居然再來一次，可謂其勇可嘉！

限價的成績，固然各地略有出入，但大體而論，各地都到了有錢買不到貨的程度。而各貨之中，尤以糧食缺乏情形最為嚴重。以平津兩地情形來

說，如果我們真正守法，不去打聽黑市價格，我們已經無從從報紙報導中，得知糧價實況，一切價格都是○元○角○分。報紙有的祇有側面消息，某時某地某人因擠購糧食而受傷，甚至擠死。在亂世中爲求苟延殘喘而死，還有比此更慘的事嗎？

到現在爲止，政府經濟督導之中心工作，似乎還停留在突擊檢查，出動數千人，浩浩蕩蕩，聲勢則雄矣，實效如何？有些（據說）是查到以後而莫可奈何的，查到而又可以處置的，數目就不太多。即使是凡是查到以後的存貨，都可由政府處置，情形也不能樂觀。數目聽着很大，放在大都市裏平均一分，每人能得幾何？還有，存貨是總要用完的，你把這些存貨用完以後，你又怎麼辦？我們不是說突擊檢查不應當辦，而是說，我們不能寄與它多少期望。

對於經濟督導大員之處境，我們由衷覺得非常同情。一定是經濟機構出

必須先坦白承認事實 然後才能力謀改善

在過去這一個半月，改革幣制方案已經充分的受到了考驗。重要的事實如下：

- (一) 在改幣的前夕，法幣流通的數目，不過合金圓券兩億左右。到九月底，金圓券的發行額已激增到九億六千萬元（尚未兌換的法幣，還沒有包括在內）。在短短的四十天中，通貨總數增加了約五倍。
- (二) 在這九億六千萬中，有二億二千萬元是爲應付改幣後國庫及其他業務支出而發行的，可見政府收支情況在過去這一個半月並未能有改善。
- (三) 由票據交換和其他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出銀行錢莊，仍然照舊活動。許多商人仍在利用銀行錢莊的低利貸款，來作囤積和惜售的資本。
- (四) 政府並無有效方法使大量的鈔票回籠，出售國營企業股票和銷行公債的企圖毫無成效可言；同時對於銀行信用款項的流動，也無有效統制的辦法。
- (五) 在整個經濟改革方案中，並沒有一條有效輔助生產的辦法。

了毛病需要督導，而對此病源，督導大員却不能置一詞。病源是什麼，大家都很明白，可是我們不憚重複，說之再說，目的在希望政府也從常識觀點看問題，不要專在官樣文章上下工夫。常識告訴我們，戰爭是人力物力之消耗——大量的消耗，而在八年抗戰以後，民窮財盡的今日，我們已經負擔不起這種大量的物資消耗。即使神蹟出現，短期內財政收支竟告平衡，民生問題還是絕對嚴重。改革幣制不能解決物資問題，故在改革後第一個星期內，由於心理因素，物價暫告穩定，但是心理因素以及政治壓力都掩飾不了基本的物資缺乏。

擺在眼前的局勢很明顯，要末停戰，要末解決物資問題。先要有充裕物資，一方面可供戰事揮霍，他方面還可維持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讓老百姓還活得下去，纔有資格談技術問題；例如平衡預算，管制物價等等。物資方面毫無把握，侈談物價管制，真是最大的捨本逐末。（梅）

(六) 在通貨激增和銀錢業信用款項的壓迫下，物價自然要漲。政府只一味的執行盲目限價政策。結果是：物資搶購一空，貨品不肯進城，黑市隨處都是，正當廠商遭受空前的困難。

除去對於上述第一項坦白承認外，政府對於其他各項仍在裝聒作嘩，同時繼續執行不合經濟原理的限價政策。最可笑的是，黑市價格至今不准報紙登載，緊掩雙耳，暫免一時頭痛。只怕頭痛越來越緊，雷聲越來越大，即或掩得住，終難不聽見。

其實，補救的辦法也還並不是沒有。許多學者都曾主張發行物價指數公債，封凍行莊存款，除訂貨貸款外，停止一切銀行放款，用以吸收遊資，收縮信用，直接促進生產。還有更徹底的一次財產稅。但是，發行物價指數公債要有誠實承認物價上漲的膽量，「停放封存」和征收財產稅要有損害既得利益集團的決心，執行訂貨貸款，要有公平廉潔的執行機構。政府能否辦得到，自有事實證明。（琴）



論壇

新幣制的善後

蔣 碩 傑

討論

(一) 物資與幣制善後……

(二) 善後辦法的程序和嚴弛……

(三) 最後的關鍵在乎政府之覺悟與誠意……

總答復

徐 鍾 枏

劉 大 中

趙 守 愚

蔣 碩 傑

正文 (一) 新幣制的失敗

新幣制頒行了已經一個半月。在這期間，其成效已逐漸呈顯在我們眼前。雖然政府以只准成功不許失敗的決心來平抑物價，但是各地物價無不在暗中波動。許多商品都從公開市場隱匿不見而鑽入黑市。北平的老實市民都有多日不知肉味的經驗。最近甚至連米麵雜糧的購買都發生了困難，其他商店不是縮短營業時間即乾脆回絕沒有貨。據說別的都市的情形亦復類似。這樣下去，勢必使奉公守法的人民簡直無法生活。

更嚴重的是，政府控制物價的威力，往往只限於都市而不及於鄉間。而且離城市不遠的鄉間，每每即是與政府方面爭奪物資的「共區」。城內的物價因限價而不得變動，可是鄉間的物價却隨着通貨流通額的增加而自然的上漲。於是鄉間的生產可能有不入城市造成城市內的糧食及原料恐慌的危險。還有政府的限價往往是武斷的、支離的。有時工業成品的價格（因為工廠位置多在政府威力所能達到的都市中）被控制住了，而原料的價格（因為原料的產地多在鄉間）却無法控制。同時政府在改幣以後雖然宣稱凍結工資，但是在目前這種政治軍事全面鬥爭的局面下，有組織的工人團體不是可以輕易惹得的。何況在這種日用品黑市價格早已上漲四倍至十倍的情形下，要想堅決的凍結工資是既不公平而又事實上做不到的事。因此生產事業都將要逐漸感到出入不能相抵無法維持。長此下去生產的萎縮與停頓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明眼人所共見的危機，但是也是我們意料之中的事。因為這次幣制改革辦法根本出發在一個不可能的假定上。這個假定，從金圓券發行辦法中規定的金圓券發行總額上，即可以窺測的出來。在八月初，法幣的發行總額不過六百萬億，僅當金圓券兩億。但是金圓券發行辦法，却將發行總額按前法幣流通總額的實值推算，定為二十億金圓，即八月初法幣流通總額的十倍。這裏面隱含着的假定，就是改革幣制以後，人民對金圓必有堅定之信心，故金圓之流通速率亦可恢復至戰前法幣之流通速率。因此政府在用兩億金圓收回所有法幣以後，還可以增發十八億的金圓券而不至使物價重起波動。在這個如意算盤之下，政府儘可以用金圓的發行來彌補赤字，並且還可以大批的發行金圓券來搜集民間儲蓄的金銀及外國幣券等。殊不知這種假定完全是一種表示政府內心中的希望的幻想 *Wildly thinking* 而已。我們絕沒有理由能希望金圓券的流通速率，能在短期內恢復到戰前法幣的流通速率。戰前的物價曾有過長期的穩定的歷史，人民根本沒有逃避通貨的心理。那時的法幣雖已不能兌現，但是仍可按固定匯率無限制的購買外匯。可是金圓券呢？雖然號稱有十足的準備，但是不能兌現的。對美金的匯率雖然規定為四比一，但是美匯及美鈔只能賣給政府而不能無限制的購買的。這情形和改幣以前的法幣完全相同。雖然在改幣後最初的一週內，「金圓」的名稱及每金圓的含金量規定等等，確實對老百姓有一些催眠的作用，但是對於已經有十年的沉痛經驗的老百姓，這種催眠作用是決不能持久的。政府在當初假使

知道利用這最初的短暫的心理作用，極力謹慎發行，並採取有效的控制「有效需求」的方法（如「新路」第十九期中劉大中中等所推薦的辦法），使物價確能穩定二三個月，以物價穩定的事實（並非限價而買不着東西之謂），來增強人民對金圓的信心，那麼金圓的流通速率也許可以逐漸降低，以後市面上也許可以容納更多的金圓流通額。但是政府並未這樣做。政府仗着金圓券發行限額之大，竟以空前未有之速率膨脹通貨之發行。據發行監理委員會之公佈。至九月底金圓發行額已達九億五千六百餘萬。外加尚未收回的法幣，我們可以說在區區一個月零十天之內，通貨發行額竟增加了五倍！市面上籌碼怎樣能够不泛濫？一般人民懲於以往的痛苦經驗，拿到金圓，總覺得放在身邊有些不安，要在銀行裏，又恐怕政府新近抑低的存款利率不足以補償幣值貶落的損失，自然仍舊急想變換成爲實物以保全資產的價值。因此市上對貨物的「有效需求」自然隨着發行的增漲而猛漲。在八月十九日的限價之下，各種商品必然會供不應求。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假使用彈力抑制物價不使隨供求之關係而調整，商人一定會將商品隱匿而暗中售予亟欲購買而願出高價的主顧。這是不顧需求之膨脹而欲以政治力量限制物價的必然結果，決不是由于中國人民特別缺乏法治精神而發生的弊端。政府在戰時也曾做過幾次限價的嘗試，但是沒有一次不失敗的。可是政府好像永遠不會從失敗中學得教訓，這次居然又將舊調拿來重彈了。目前的困難情形完全是意料得到的結果。

這種政策假使再繼續下去，必將使守法的人民買不到日用品，守法的工業家無法繼續生產，守法的商人無法採購運銷。其紊亂經濟民生之惡果，將更甚于物價之上漲。政府此時萬不可再採取掩耳盜鈴的態度，硬着頭皮否認限價政策的失敗，而一味因執下去。政府此時應根本改變其對物價問題的看點，坦白承認目前的一面膨脹通貨一面硬性的限制物價的錯誤。須知物價膨脹是物價供求失調的徵象，猶如發熱是病菌在人體作祟的結果一樣。只知限價而不知收縮有效需求，如同對發熱的病人只知施用冰枕來退燒而不知清除病原菌一樣的荒謬和危險。無論是醫治個人的疾病或財政經濟的病態，不明病理的庸醫都是一般的可以債事誤人的。

（二）善後的辦法

今後的金融政策，應將重心由治標的限價移往治本的「有效需求」的節

制，是無容置疑的。至於全國的「有效需求」亦即全國之國民貨幣所得如何可使其停止膨脹，那就需要政府對全國的國民所得的運用有一全盤的打算。全國所得總額可以分爲下列四種構成份子：（一）政府之支出，（二）私人投資（包括國積），（三）私人消費，（四）國出超（如輸入超過輸出，則入超應經前面三項之和而減去）。如果要使「有效需求」不增加，我們必需使此四項之總和不增加。故倘政府支出有不可避免之增加時，政府必須使其他三項同量的減少，否則「有效需求」必將膨脹；如果此時國內已無失業之生產因素可用以增加生產，則物價必將作比例的上漲。根據這個基本原理，我們認爲政府今後的善後政策必需採取下列的步驟。

（一）即刻停止以發行金券收兌民間金銀外幣的自殺政策。金銀外幣在老百姓手中（尤其是在畏法而肯將金鈔獻出的老百姓手中）是凍結了的儲蓄。現在政府強迫他們兌換成爲他們不能十分信用的金圓券，自然他們要擁到市場上求搶購物資了。截至目前，政府因收兌金鈔而發出的金圓券當已不下六七億，即改幣前通貨總額之三倍餘。政府一面盼望新幣制的成功，一面竟實行這樣大規模的通貨膨脹，簡直令人莫名其妙。假使政府必需靠搜括民間的金鈔以充實外匯準備的話，也應該令人將金鈔存入中央銀行作爲外匯存款，比照國外外匯資產之移存辦法同樣處置。但存戶欲在國內支用金圓時，每月應加限制。

（二）行莊之增資應迅速辦理。行莊之增資之現款部分，照現在的辦法，需存入中央銀行，三個月不得動用。故此辦法當可收回並可暫時封凍一大筆購買力。在現在市面通貨泛濫的時候，政府正可以藉此收回一批過剩的通貨，故務必如期執行。但是此種辦法只能產生一次的通貨收縮，對於以後的繼續不斷的通貨膨脹勢力就不能發生持續的抵消作用。所以政府對以後財政赤字之膨脹作用必需另求抵消之對策。

（三）獎勵節約，並供給人民一種能保全儲蓄實值的工具。目前搶購物資的現象，主要的因爲金圓券的持有人恐怕受幣值貶落的損失，要想迅速變換實物以保全其儲蓄之價值而起的。要阻止這種風氣，政府及國家銀行必需供給人民一種貨物以外的儲蓄工具，其價值除隨一般物價增漲外，還能產生一些利息。有了這種儲蓄工具，總能使一般人民放棄囤貨的打算，而將身邊的餘資儲蓄起來。如此則市面通貨之需求即可大減，甚至可引起一批被囤積的物資的拋出。以後人民經常的新儲蓄亦可源源回流而不至悉數投資

於囤積物資之上。此即筆者及李崇淮吳大業劉大中胡寄隱諸先生所主張發行物價指數儲蓄券之理由。不過在目前限價政策之下，政府一味否認黑市的存在，而在限價之下又買不着東西。物價指數之編算毫無意義。以限價為計算標準之指數儲蓄券必無人願購。所以物價指數儲蓄辦法猶待限價取消問題之解決。在物價指數未能按自由市場價格編算以前，政府至少應將存款利息提高。假使政府自以為限價以後物價已經平穩，一切存款利息都需壓低至戰前水準，那簡直是自欺欺人，同時驅國人之儲蓄及游資使盡奔向搶購物資之一途了。

(四) 由硬性之限價到日用品之全面配給。硬性的限價政策的弊害早已畢露，這種政策是不可勉強維持下去了的。但是明知其不可維持，可是如何取消還需要研究。因為假使限價一旦完全取消，物價很可能像脫韁之馬，猛烈上升。這種陡然躍動的躍動會產生很大的心理的衝擊，更釀成搶購物資逃避通貨的恐慌局面，而使物價益發不可收拾。所以政府現在勢同騎虎，限價政策一時是不能完全放棄的。但是以各地八月十九日的物價為標準的限價不可不加以修正。政府應按照生產成本隨時調整限價即採取議價制度，不使生產事業虧本，但同時並應制止廠家及商人利用市上購買力堅強的時候過分提高價格以獲暴利。至於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糧食則應繼續限價並且應輔之以統購統售及全面配給（即限制私人購買），使限價成為事實。因為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與工資有密切的關係，生活必需品漲價，則工人必要增加工資。工資上漲則一切生產成分無不上漲，因之物價亦將隨之上漲。而一般物價上漲後工人又不能再要求工資之調整，因此造成一種惡性循環。所以政府寧可用補貼方式維持穩定之糧食配售價格。（但是開始時之配售價格不必即現在之限價，而應採用一與糧食之生產運成本相近之數字）。現在五大都市已有配糧之機構，不過所配糧食數額不足一人生活之所需，故難發生穩定工資之作用。現在各地正因限價政策，糧食多從市面隱匿，市民購買糧食咸感困難。政府亟應挺身擔任糧食之統購統售，藉此推廣全面之配給，藉以協助工資之穩定。這是在收縮有效需求之外應加補充的物價政策之一環。至於其他限價，則儘可經過議價的階段，在收縮有效需求已漸著成效時，逐漸取消。

(五) 投資及放款之控制。我們第三節中所主張的物價指數儲蓄券之發行，即等於將一般存款利率提高至一般物價增漲率以上。如此則不生產而專賴物價上漲以謀贏利的投資，與存放款之利率比較自然大部分都無利

可圖，私人投資（包括囤積）必將因此大為減少。但是僅僅靠利息政策自動的限額私人投資，恐怕還嫌不夠。政府對私人投資及商業銀行之放款，最好能加以直接的質的量的統制。對維持生產不必要的私人投資如豪華公館之建築等，應一律禁止。即擴充生產之投資亦應視其是否有絕對需要始與核准。在本刊第十九期中劉大中陳振漢吳景超諸先生及筆者曾提出封凍存款及停止放款的辦法。其用意即在此。假使在改革幣制之初，政府即採納此辦法，則金圓券增發之膨脹勢力或可得抵消一部分，以後政府的稅收及支出或者還能與預期相差不遠。不過這辦法是一種短期的緊急措施，不能作為經常的辦法。作為統制全國銀行莊的投資及放款的經常辦法，我認為政府很可以仿效日本在東北偽滿時代實行過的所謂「共同融資制度」。即政府可以命令各銀行莊將其所有存款，除保留百分之四十作提存之準備外，其餘悉數轉存入中央銀行或購買政府公債。中央銀行對此種之行莊存款所付之利息及公債之利息，均應稍高於各銀行莊本身之存款利率。使各行莊仍有相當之利潤。但各行莊之存款利息仍不可低於物價以上漲率。全國各行莊所吸收之存款既有百分之六十可由政府支配，則政府對放款之性質可以作有效的統制，並且可以視政府財政收支情形調節生產投資的數量。

(六) 增加入超。輸出有與投資相同的使有效需求膨脹的作用，輸入則與儲蓄有同樣收縮作用，這是有經濟學訓練的人所熟悉的。所以在通貨膨脹之下增加入超亦是抵消膨脹勢力的一途。現在政府既已用金圓券的增發換取了人民的黃金外幣等達一億數千萬之多。各銀行莊外匯資產之數目亦達四億美元。政府應該將這筆外匯用來有計劃地輸入各種國內缺乏的日用品及工業原料器材等，藉以增加國內商品之供給及吸收國內之積蓄，亦是穩定物價之一助。假使政府將這筆資金完全用來購買軍火，那就未免太對不起人民了。

以上所舉各步驟，不過是筆者一時深切感覺其有必要者。自然此外重要的措施尚多，還待集思廣益共同研究出一挽救新幣制的完善辦法。不過要點是今後的經濟政策必需以收縮有效需求為重心。一面放任有效需求瘋狂的膨脹，一面企圖只用政治力量釘住物價，簡直是違反經濟常識的舉動。這次新幣制的失敗充分表現經濟學的原則究竟比政治力量強。我們迫切的盼望政府能從已經不止一次的失敗中獲得一些教訓。

十月五日

討論 (一) 物資與幣制善後

徐毓柝

參加這個討論者，必須有個默契，即大家不討論「新幣制是否善後」這個問題。筆者以前曾經指出（拙作目前中國之政治與經濟，世紀評論，二卷十期）相信現在還是如此，正有一部份人因為目前幣制之紊亂而幾乎無可救藥而感覺到興奮，認為離光明的前途已不遠。這種看法是否一定不對，頗有討論餘地。但如就此點討論，恐怕討論將在兩個不同體系中移動，一來是很難得結論，二來是將使討論範圍擴大到全盤政治問題，決不是短短一個論壇所能處理。所以筆者暫時也還循這種默契，在「新幣制善後」這個前提之下，討論有什麼方法善後。

讀蔣先生這篇大作以後，使我們溫習了一年餘來我們幾個同行之間之爭執。當時蔣先生等主張發行物價指數債券，劉大中先生等主張封凍游資，而筆者則從最低調最現實的觀點，主張政府在國外購糧，在國內拋售（拙著：論財政治標策，經濟評論，一卷，十八期）。其後筆者又寫了一篇論文，說明這幾種方案可以平行不悖（世紀評論，二卷十八期，論幾種經濟急救方案之配合運用）。一年以來，同行之間在原則上已經接近，物價指數債券與封凍游資已正式結了婚（新路一卷，十九期，穩定新幣制的有效措施，由劉大中，蔣碩傑，陳振漢等先生署名），而筆者所主張的大量輸入民生必需品（糧食），也出現在蔣先生本文中第六點。原則上已經接近，但著重點還可能不同。

我總覺得，從金融方面或平衡財政收支方面着手，解決目前經濟問題者，即使拋開基本的政治問題不談，都有一個暗中非常基本的假定，即物資情況（Factual situation）還過得去，祇是手段不對，祇要從手段上想辦法（封存，物價指數債券等等），便可以解除目前經濟危機。我愈來愈懷疑這個基本假定。

為公平起見，我得先批評自己。我也一向——到最

近過去——假定物資問題不嚴重。我的論證如下：如以糧食及紗布為例，現在政府控制的區域，至少不比抗戰時期傷促西南一隅時為少，何以當時問題沒有像今日這樣嚴重，於是我把物價上漲之咎，歸於心理因素作祟。我現在亦不抹殺心理因素，但我更願意注意到物資問題。我以為我以往那種論證，至少有幾個大漏洞。第一，在以往日本入侵時期，日人控制的是點線，一般說來，力量不及鄉間，故鄉下還有糧食等流入都市；而目前共軍控制區域，主要正在鄉間，他們可以有有效的阻礙城鄉物資交流。第二，以往工廠生產能力小，原料問題容易解決，現在生產能力大。如果生產能力大而能全部利用，當然對於社會是一種資產，但設不能（由於原料缺乏等理由），則幾十幾百萬失業工人，立刻成為社會嚴重問題，變成一種負債，以前負債是日本人的頭痛事，現在却在自己頭上。第三，即使物資就其總量論，不成問題，其可以有效利用的數量，還受運輸能力之限制。國產原棉之不能儘量利用，這是很大一個因素。而幾個圍城之不能得到充分食糧供應，也是受了運輸能力限制。

物資缺乏問題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我們沒有統計，至少我們沒有看到這種統計，故仍祇能臆測，但試設想，如果平津沒有配糧，平津在糧食方面，是否將變成太原，瀋陽等情形。在江河暢通之下，運小量公教人員配糧，已經感到費勁，如果全部糧食都要從南方運來，即使南方有此餘力，運輸能力即將負擔不了。

由此，如果我們大家承認物資問題非常嚴重（不論是由於真正缺乏，或運輸能力不夠）。我看不出善後新幣制有什麼用。設想，如果神蹟出現財政收支得告平衡，物價得到穩定，而我們的物資能力，却負擔不起如此大量的物資消耗，則在穩定的物價之下，人民還是活不下去。

經濟學者都說，如果有效需求不繼續增加，則物資缺乏祇能解釋物價上漲，不能解釋物價之繼續漲，我也不否認這種說法。我現在提出的是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如果物資不是相對稀少，而是絕對稀少，稀少到不足以維持控制區內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生活，則即使想出完善辦法，使得財政收支平衡，物價穩定，這些辦法有什麼用處？我想，我們可以討論為什麼要讓老百姓活不下去這個更基本問題，這點同意意是我們應該共有的。

所以討論可以分為兩種情形進行：第一，在二三月以內，物資即刻不夠。那麼一切辦法都可以不必再想。因為即使現在有錢存在國外，可以即刻購備糧食，而收集運到連裝卸等等（注意現在的美國海員罷工），大概必須超過這段時期，故即使想出種種辦法，使金圓幣值穩定，解決的祇是物價問題，而不是物資問題，無補作戰，更無補民生。

第二，物資在最近幾個月以內不嚴重，但以後則嚴重。祇有在這個前提之下，講討新幣制善後辦法纔有意義。此處又缺可統計資料，不知現在幾個大城市之存糧（在倉庫的以及在消費者私人手中的），到底足幾幾月之用。假使前提不成問題，則我完全同意蔣先生所提出的六項步驟，——如果可以辦到的話。

「如果可以辦到的話」是一個嚴重限制。(A)停止金鈔白銀銀元等，祇准由政府一面，祇要政府肯這樣做，不難立刻辦到。但是如果以往已經兌出者，覺得不平，吵吵嚷嚷向中央銀行請回，這時候怎麼辦呢？如果停辦金鈔白銀兌換是一個辦法，則此比更有效者，應該是承認持有金鈔白銀不違法，而由政府再把以前收進的，重新賣出去。(B)獎勵節約儲蓄，必須替人民找出一個保儲儲蓄之工具。說老實話，安分守己想儲蓄的老百姓，已被逼得無法儲蓄（除了搶購以外），他先前也許保持些銀元，而一紙法令，宣佈持有銀元為非法。

經過十年來物價上漲之痛苦經驗，要讓老百姓離開實質在的貴金屬，相信一種在理論上一概可以（或更能）保存幣值的東西——物價指數債券或儲券，我想實在太難。誰來編指數？即使是專家編的，會被採納嗎？不採納又有什麼補救辦法？在政府債信如此低落之今日，任何根據政府債信確立這個前提而想出來的辦法，恐怕都行不通。（C）全面配給統購統銷當然是一種辦法。但是現在政府有這些物資在手嗎？即使有，現有運輸能力能準時把東西運到指定地點嗎？我們沒有提及零售機構之健全與否問題。想想，現在需要全面配給統購統銷的都市有多少，涉及多少人，是如何艱巨的一件事，如果在機構再出點毛病，那就很糟糕了。

其餘不再逐條批評。對於各條有一共同批評，即似

（二）善後辦法的程序和嚴弛

顧傑先生的分析是非常正確的。筆者對於他所建議的善後辦法，也都同意。所要研究的，是各種辦法實施時的程序，和內容的嚴弛程度。除去顧傑先生所建議的辦法以外，我們還主張立即徵收一次財產稅。

現在把筆者認為最好的程序和嚴弛程度寫出如後。中心要旨是在以猛烈的方法收回和毀滅一部份購買力，（即顧傑先生所說的「有效需求」），然後再用有效的方法去繼續吸收購買力，去促進生產和增加稅收。

（一）立即封凍所有銀行錢莊的存款，把所有的存款移存中央銀行，每月每戶至多只得提取一百金圓（疾病死亡等情事自可申請）。其實現時銀行錢莊中普遍的存款很多，存款的絕對大多數，都是銀行錢莊的放款所產生出來的存款，凡是稍數有點貨幣銀行學知識的人，都應當懂得這個道理。這批資金，是流通速率最快為患

乎都緩不濟急，新幣制先要打一二針強心劑，然後再慢慢想法，如果先慢慢設法，等到法子想好，病已入膏肓，無法挽救。

總結起來，我讀了蔣先生大作以後，有以下幾點感想：（A）蔣先生恐怕低估物資缺乏之嚴重，因此連想金銀財政方面想辦法。（B）即使物資問題不嚴重，蔣先生所提辦法，恐怕因為既得利益人民信心等關係，不容易行得通。（C）即使行通了，其效果亦祇能逐漸發生，而對於未來一月或一週內的嚴重情勢，却為補不大。

（A）如果物資問題不嚴重，搶購物資祇是人民不信任金圓之表示，想找出儲蓄幣值的工具，則以下二法，是否可作為強心劑看：

（A）把以前收兌進來的金銀美鈔，再出賣給人民，

最烈的購買媒介，應把他完全封凍。

（二）所有銀行錢莊一概停止活動，在指定的期限內，不准接受存款，自然也不能放款。如果社會必須要養活這批人，中央銀行可以按移存過來的存款數目，除給存戶一些利息外，也給銀行錢莊一些手續費。

（三）有工廠有工人的廠商，可以向中央銀行申請「訂貨貸款」，但須呈報各項收支詳數，作政府徵收營業稅直接稅的根據。成品製成後，如能售出，再行借款的需要就小了。假如賣不出，由政府按其品質和成本（加利潤）收購。在這種情形上，廠商再無任何理由拒絕生產。

（四）立即徵收一次財產稅。政府如果能拿出真心來，它很清楚的知道誰有錢誰沒錢，應限於一個月內繳付。政府如不願、不致、不能、或不肯辦這一件事，什

價格則定得高（例如每美金等於金圓八元），一次購買額則受限制，以防加重財富集中。

（B）立即宣佈金圓為兌換紙幣，於一二月以後，以銀兌換，金圓之含金量雖規定，但銀含量未定，故兌換比例仍可另行規定。

以上兩項辦法，都假定人民尚想儲蓄外幣及貴金屬，如果因為物資缺乏，人民祇要物資，不要任何形式的貨幣，當然不能生效。即使生效，亦是類乎飲鴆止渴的辦法，先摧毀自己的信用（低價兌入，高價兌出），然後想維持自己紙幣之價值，實在是有自相矛盾的。故以上二法，代表我的一種感覺，也許政府會走上這條路，正好像以前大家感覺到改革幣制不足以解決問題，而又覺得幣制非改不可。不過，如果能在喘息期間，從比較根本方面着手，則惡劣的強心劑還不失為一種強心劑。

劉大中

（三）最後的關鍵在乎政府之覺悟與誠意

月來政府的忙亂，人民的慌張，工商業的苦悶，都充分的從物價中跳動物資隱匿搶購中，表示幣制改革

後的效果，其實前事不忘，世屆如昔，亦是衆所預期的。個中道理，誠如蔣先生所指出，在於有效需求的突

麼都可以不必再談。

第一和第四兩條，可以立刻見效。如果政府拿出真心來的話，第四條可以在一個月內見效。在這個期內，取消限價，改用誠價，予各種價格以合理調整。在第一、二、四條切實施行以後，取消物價統制，聽其漲落，同時實行下列兩項：

（五）由各地學術機關編製物價指數，發行物價指數債券。

（六）施行全面食糧配售。

另外，政府自應立即用搜括來的金銀外幣到外國去購買日用品，運回來配給人民。我們希望政府從此再不耍起「準備金」這三個字了，人民已非這三個字所再能欺騙。不但要用這次所搜括到手的金銀外幣，趕快把所有的準備金一齊都換成物資來配給人民吧。

趙守愚

漲，從實際說，便是不兌現的金圓券發行量，在四十天內，自二億驟然增加到九億餘，人民的購買力膨脹，而

必需品和用來保持價值的物品的供給量，却不能配合。蔣先生提到政府認為改製後金圓券的流通速率，可與戰前銀幣相彷彿的一相情願誤認的假定，就眼前說，幸而政府聲明維持八一九價格，苦苦的支撐着，所以明黑兩市的交易，都不過緊，銀行存款，就有增加，金圓券流通受制稍緩，否則以如是巨量的鈔票，只要稍稍回復到法幣時代的流通速度，其對於市場和物價的衝激，真是不堪想像的！

蔣先生所分析的經濟病徵，我們完全贊同，他的藥方，簡捷了當，我們只在指明各項善後建議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金鈔白金的強迫兌換辦法，應該修正，多數人都可同意蔣先生的看法，原來藏金鈔白銀的人士，非對這些物事，特別喜愛，而是認為比較不兌換紙幣在戰爭繼續期中，容易保持價值，比較若于其他物品，較易貯藏，禁止買賣，尚有可說，禁止持有，違悖藏富於民的通則，迫使人民搜購其他藏富工具。一月以來，兌換者仍為其善分子，蘇門大戶，除富源銀行外，尚未見有報端，如再和國外匯資產移存辦法對照，此則尚可作為外匯存款，陸續提用，此則過期沒收，毫無通融，如說實行，文武巨室，敢言必有，但須革命革心，國外資

總答覆

筆者這篇文字會促寫出後又承徐斌撰劉大中趙守愚諸位先生會促的各人寫了一篇批評，其中充滿了寶貴的意見，應在此致謝。我這篇文字很願對全國物資之供給問題避而未談。這是我覺得物資的供給主要的要看軍事的發展如何，殊不是任何經濟政策所能為力的。談之無益，所以索性不談。不過我覺得假使政府已將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區喪失以後，就應該將人民也放棄。譬如長春這樣的孤島，已經完全和生產區域隔絕就應該放棄了，以免老百姓在無益的僵持死守的情況下大批的餓死。換句話說，解決物資供給的一途就是自己無力供應的地區不如索性讓對方供應去。至於這種解決物資供應問題的方法的軍事上的影響如何，那就非筆者這樣的局外人所得而知了。

筆者寫前兩篇文章是在寫這答覆之前兩天。那時

產，根本難於追索，月來聲息毫無，凡此都表示不公不智，有損於金圓券的信用，蔣先生曾提及政府搜取阻抗力量最小的金銀美鈔，以彌補特別預算之需，若果如此，我們真無話說！

假如政府真能毅然於強迫兌換金鈔白銀之不盡合理而驟然改計，則蔣先生的寵兒，物價指數儲蓄券，為求全計，應備一格，但實際上或竟可免除。我對於討論指數券的文章，未及詳讀，但是指數券是各物之價升降的平均，指數券決不能比一切貨物漲價都快，因此投機者仍持對於指數券和漲價特速的物品，兩者之中，有所選擇，這亦許是投機問題，無關宏旨，大體上我是贊同指數券辦法，至少可以鼓勵一部份人捨物而求券，打開紙幣另一用途，亦可以緩和或收縮若干投機活動，這是值得提倡的。

關於日用品全面配給的建議，確實較限價為徹底，價格本來是一種限制消費使其適合流入市場的物品供給量的辦法，如某物供給量不變，價格固定，則每金圓券所得之該物數量亦不變，實與配給無異，如今因價格未定後，供給量發生變動，或感匯不來應市，或供給量壅堵，便是限價的顯然失敗，而需要直接配給了，但是

黑市物價還不過只作緩慢的爬動。所以我所提出的補救辦法主要的還是長期的穩定有效需求的辦法。可是這兩天內情形惡化的令人駭怕。米麵雜糧的黑市價格在一兩天之內竟漲了一倍至兩倍，人民的搶購物資簡直已入恐慌狀態。所以斌撰先生和大中先生所批評的緩不濟急是正當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補救政策而是救急政策。應付這種恐慌的局面，斌撰先生所提出的把以前收兌進來的金銀美鈔再行拋售的這貼強心劑很值得考慮，雖然在這麼短的期間內，出爾反爾未免將遺笑四海。至於將美鈔金銀之拋售價格提高一倍的辦法恐怕難行得通。因為人民必將認為這是一個預先安排的大騙局，暴動抗議是恐怕免不了的。

劉大中先生所主張的封凍所有銀行錢莊的存款辦法，筆者原亦贊同。前文中不過說作為長期的辦法是不

統購統銷，最足以影響生產者的利益，因為既無公開市場，則購者形成壟斷，生產所得，儘可聽命於政府，失去操縱壟斷獲高利之機會，即使政府為其代表，仍將受地土企業家們的反對，此又非大勇大智，革命革心不可！

以上三則，都為蔣先生節引有效需求突漲後的比較基本的深遠的建議，其餘如行莊增資，放款投資的控製，和為擴充物資而造成人超，其推行都較為平易，只須政府有此決心。總而言之在目前情形下，任何方法，只要能開闢投資運用的途徑，增加對於金圓券的需要，都可以提高金圓券的價值，而使物價趨於平和，蔣先生的原意，在指望政府能穩定物價三兩月，以樹立國民對於金圓券的信心，而使在戰爭繼續期中不可避免的金圓券增發數量，不致汎濫，成為大災，這種苦心孤詣，實可為政府所珍視的。十八九世紀的法國蒲達王朝，曾於大革命中顛覆，其後得外力復興，但不久終於滅亡，史家論其起仆原因，謂這些蒲達皇帝，既不能忘記過去的威福，又不願學習失敗的教訓，我想現在中國的政府，當不如此！

蔣碩傑

妥當的，因為現有的存款都被封凍，自然更不會再有人來存款，結果身邊有餘資的人都走向囤積貨物的一途了。即使作為暫時的措施，恐怕也免不了要留下一點不良印象使人民以後仍舊視存款或購買公債債券等等為畏途。

大中先生所提議的一次財產稅也是極需辦理的事。此次幣制改革中的稅率調整主要的還是鹽稅及貨物稅兩項調整，而直接稅如所得稅遺產稅等既未有重要的稅率調整，也沒有加強徵收的辦法。間接稅（尤其是鹽稅）是累退的 Progressive 稅。所以這次政府的加稅，主要的對象是貧苦大眾，而不是富有階級。所以徵收一次財產稅使富人也出些錢是極應該辦的。

自然這些辦法都不免與既得利益相衝突，所以最後的關鍵還是在乎政府的誠意與勇氣了。

十月七日



從國際局面看人口問題

何國棟

前些日子在「新路」上有過不少文章談「中國」的人口問題。「中國」的人口過剩是「中國的老毛病」。任何國家第一先要作到的就是一般老百姓要有用勞力或正當職業能換到有體面而可以自尊的生活的機會，於是大家才能安居樂業。像目前「中國」這樣用盡地利養不活這麼多人，既窮且弱，工商業也不易發展。好年頭還有多少人失業，農人工人祇能勉強不挨餓，到荒年災害的時候自然是流離失所，變亂騷擾。在這種環境下如何能談得到生活上有道德品格，如何能有文化發展。於是政治上營私舞弊，親戚拉親戚，政黨爭權不一而足。大家沒有正當謀生的機會不得不如此。所以人口過剩是經濟破產，道德文化衰落，政治腐敗種種問題的病根。「中國」人口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社會的各方面都無從上軌道。

本文所要談的不是「中國」的人口問題，而是國際間的人口問題。就「中國」一國而言人口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就國際局面而言人口問題也是構成國際紛爭戰禍的一個根本原因。目前由人口問題出發而研究國際問題的人很少，文章也不多。大家談到世界和平問題都是在加強國際組織，發展國際法上設法。有了糾紛以後，如何用合法的方式解決，避免戰爭。但是問題是如何在根本上使糾紛不發生，或減少造成糾紛的原因。有了糾紛，再設法用合法方式解決，豈如先減少造成糾紛的原因使糾紛不發生？造成國際糾紛的原因很多，不勝枚舉，亦非本文的題目，本文所要談的是人口問題為一造成國際糾紛的重要原因。要想達到世界和平，不能不就整個世界人口問題作有計劃的研究，以期有統籌的辦法。

世界各國人口之數目大有不同。全世界大約二十萬萬人口中，「亞洲」人數最多，約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五十四，造成「亞洲」人口過剩的形勢。當然比較兩個地方的人口不僅要比數目的多少，也要比兩個地方面積的大小，所以往往比較兩個地方平均每平方英里的人數。再者不生產的地方等於沒有，故人口的比較往往以平均每平方英里耕地上人數來定。換句話說即以耕地計算人口之密度大的國家比較是人口過剩。「中國」平均每平方英里耕

地約有一千人，「爪哇」約有二千五百人，與「美國」比較，「中國」要美國五倍，「爪哇」要大「美國」十倍。「亞洲」的人口過剩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也就是造成「亞洲」國家如「中國」，「印度」，「爪哇」，「暹羅」，「緬甸」等國政治不安定，經濟退後的原因。因為「亞洲」國家的窮弱所以才有白種人在「亞洲」帝國主義侵略的局面。又因此才有種種侵略戰爭，及帝國主義國家彼此間之爭奪衝突。要想「亞洲」有和平一定要使「亞洲」國家能自力更生，能有穩定的政府，能有自衛的力量，這一定要等「亞洲」人口過剩的問題得到解決。人口過剩不僅是「中國」的老毛病，也是亞洲各國普遍的老毛病。

「歐洲」的人口無「亞洲」人口過剩的情形。「歐洲」全部人口僅約有五萬萬二千萬。而「歐洲」的人口也是分配不均，以「德」「義」等國人口較密。「英」「法」人口雖然也密，然「英」「法」所以不窮弱是因為依仗殖民地之糧食與原料的輸入。所以因為「英」「法」之經濟情況與殖民地連在一起，其人口之密度也不能不與殖民地連在一起計算。如是「德」「義」人口密度較「英」「法」之密度差別很大。例如「德」國平均每平方英里三百七十人而「英」帝國僅四十人。此種差別自然要引起領土分配不均的感覺。「德」「義」不僅在「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時候有領土擴張野心，其「生存地帶」(Lebensraum)的口號早在十九世紀已有。此種觀念即認為「德」國人口過多，除非領土擴充，不然不能維持其現有的生活程度，一定要向外擴充以求生存。這種要求擴充起來，實際上即自己覺得人口過多的心理反應。一方面恐懼長此以往，則人口過剩，大家都沒有生活的可能，不得不擴充；一方面又以為自己人多，軍隊人數多，有力量向外發展。這兩種心理的混合造成「德」「義」近一百年來的不侵略不能生存的政策。因為「德」「義」與「英」「法」的人口密度不同，於是兩方對領土與國際法的觀念也跟著不同。「德」「義」的學者認為現有的領土分配不公正，人口密的國家有權力要求擴充，而人口少反擁護有龐大領土的國家是不合

理的。「英」「美」學者則抱定領土主權自古屬誰即永久屬誰的靜的觀念。「英」「美」的人口學家多不以「德」「義」的人口觀念為然，以其為領土侵略野心的藉口。

然而人口密度與領土的問題是不容漠視的，此問題一天不解決，則人口稠密的國家即感覺受到排斥，而不能放棄其侵略野心。根本解決此問題有什麼具體辦法？當然也不是簡單可以下斷語的。使「德」「義」人口不增加或再減少，這恐非「德」「義」所願接受的。使「英」「法」在帝國領土上讓步，而有所調整，這恐亦非「英」「法」所能接受的。國際問題就是如此，在問題的根本求解決是不容易的，然而也不能因為難辦，就忽視問題之根源所在。

世界的人口問題不僅是分配不均，密度大小不同，而且各國的人口繁殖的情形也不同。有的國家人口增加的快，有的慢。換句話說，即世界人口分配不是死而不變的，而是隨時變動的。在此繁殖快慢的差別中又引出許多國際問題來。

世界各地人口繁殖的情形，最簡單來說，自一六五〇年至今，都有增加。然而快慢不同，若分六大洲計算，比較各洲三百年前佔全世界人口之百分數，與現在各洲佔全世界人口百分數，則「亞洲」「歐洲」「海洋洲」三者維持原有百分數，其人口增加速度不快不慢。而「美洲」則由三百年前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增至現在百分之六點七，有特別快之增加。又「非洲」由百分之二十一點五降至百分之七。換句話說即三百年來「美洲」人口增加特別快，「非洲」特別慢，而「歐」「亞」「海洋洲」比較中等。

若以歐洲而論，各國之繁殖亦快慢不一。經人口學家計算有一很顯著之現象，即越是工業發展的國家，大城市較多，則出生率越低，人口繁殖越慢。反之越是農業國家，鄉村多，則出生率越高，人口繁殖也越快。若比較各國繁殖的情形，很清楚的，由「英」「國」起繁殖的很慢，「西歐」的國家也慢，「南歐」的國家也慢，「北歐」的國家較好，而「東歐」的國家繁殖的很快，最後「俄」國繁殖的最快，形成西歐起越向東北越快的現象。

人口學家用各國的出生率及死亡率等計算出一繁殖率 (Net Reproduction Rate) 本文不能伸說其含義。大意為如出生率，死亡率維持不變，人口之年齡分配情形維持不變，則二十五年以後，下一代之人口與現在之人口比較成何比率。用此方法計算知道「法」「國」，「丹麥」，「捷克」等，維持現狀下去二十年可能人口將減少百分之十左右，「英」「國」，「奧」「國」等將減少百分之二十五，「波羅的海」國家「芬蘭」「匈牙利」等將維持現狀，而「俄」國則有百分之五十之增加。

「歐洲」言，此種繁殖快慢不同的情形將於國際局面有何影響？仔細想一想可以知道其影響之重大。國際局面如果現有穩定，則必需要軍事均勢的條件 (Balance of Power)。如果一方面勢力膨大，一方面勢力縮減，則均勢的條件破壞，於是戰爭在所不免。目前「歐洲」局勢是「東歐」集團和「西歐」集團的對立，如果「西歐」繼續繁殖率減低，人口有減少的可能，而「東歐」集團的國家尤其「俄國」驟增不已，這對歐洲均勢的局面則有莫大的牽動。

前面談到「亞洲」人口的時候說過，在人口過剩的國家裏，人口越增則國家越窮弱，然而在「歐洲」人口並未過剩的情形下，拿一個「東歐」國家與一個「西歐」國家比較，如生產能力不相上下，人口越多的國家則兵力越多，國家也因而越強。「美」國著名的「普仁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有一個有趣的例子。他們研究出一八〇〇年法國人口多於「德」國，「法」「德」兩國當時生產能力相若，而「法」國則勢強。隨後「德」國人口繁殖較「法」國快，一八七〇年「德」國人口剛好超出「法」國人口，而「德」國的國勢則轉居「法」國之上。「德」國人口在一九一五時繁殖快到最高點，自此以後人口遂繁殖漸慢。這種例子表現出人口繁殖與國勢盛衰很巧的配合，實足令人尋味。當然不能依此而推斷，人口繁殖快的國家一定軍勢盛興，不過人口多，兵力多在人口不過剩的限度內是國家強盛的一個原因。

在「東歐」集團與「西歐」集團對立之下的今日，單以人口及軍力而論，「西歐」集團至一九七〇年人口軍力將有減少，而「東歐」集團則將有增加。若以美國與俄國之人口增加的情形比較一九七〇年美國可能維持其一萬萬三千萬之人口，而俄國則將由一萬萬七千萬人口增至二萬萬五千萬之人口。換句話說一九七〇年俄國之兵力可能有美國兵力之兩倍。就此而言東歐集團國家單以人口兵力而言，在最近二十年中有壓倒西歐集團的可能。這一點足以引起西歐國家的憂慮。美國著名人口學家諾斯頓 (Nostron) 氏曾一度在無線電台廣播此點論，促起美國人民之注意。可見人口問題於國際局面之重要。當然歷史演變不是任何人可能推斷的，而人口問題亦僅若于因素之一而已。

人口繁殖快慢足以影響國勢。各國有鑒於此，於是為增強軍力起見，提倡生育。用種種方法使人口繁殖加速。例如「法國」，「義大利」，「德國」，「瑞典」，「蘇俄」，皆先後有獎勵生育的辦法。如國家獎勵結婚，新家庭由國家免稅貸款，每生一子女即少歸還貸款之一部分，生子女四人者則全部貸款免還，生子女由國家津貼養育，或配給子女之食品及他種實物等等。此種人口政策是否於本國經濟情形有利，或於世界經濟情形有利，姑置不論，其於國際局面之影響則有增加國際間猜忌之虞。在軍備競賽上又加上人口繁殖的競賽。各國人口如皆增加，則皆要求領土擴充，而結局不免戰爭。此種政策無疑的要增強國際間緊張的情緒。但實際上增加人口也不是一件容易作到的事，各國獎勵生育政策之實施皆為期很短，還不能斷定有切實的效果。

「德」「義」一方面抱怨自己國內人太多，要向外發展，謀取生存地帶，不然不能維持生活。而一方面又獎勵人口繁殖，這兩者不能否認是一種矛盾，而且這種矛盾變成一時風尚。現在各國幾乎都覺得領土不夠要擴張，而同時又獎勵生育。國際間有和平不能不對繁殖的快慢及人口政策要有解決的辦法。

另外一個人口問題影響國際關係的即古老的移民問題。人口稠密的國家要移民到人口稀的國家去，而人口稀的國家則不願意接受外國人進來，搶自己

人民的謀生之道。於是引起國際的種種衝突糾紛。中國很因為這問題生了多少次的氣。例如「美國」、「加拿大」的限制華僑入口，中國在南洋一向所遭受的抵制壓迫。澳洲的白人政策，維持國內清一色白人的口，不准有色人種移入。人口密的國家反對移民限制，認為是種族偏見，非善意，危害邦交，防礙國際合作。而人口稀的國家則主張移民限制，以為與本國勞工競爭，把人口過剩的毛病傳播過來。人口密的國家又立說，移民並不一定對接受移民的國家有害，而為有益。如墾荒發展實業等。像「華」僑在「南洋」的開發，對「南洋」的進展也有莫大的貢獻。但人口稀的國家又說移民壟斷經濟政治利權，自己形一孤立的團體，與當地人衝突不合作。如是雙方各持己說，爭辯不已。究竟以國際合作的觀點來看此問題，是應當像自由貿易一樣，打開世界所有移民限制，使各國人口自由流動，為最合理呢？還是人口過剩的國家應當自己調節自己的人口，而不要把自己的負擔放在別人身上，才對呢？此問題也非可以簡單的下結論的。且也不能普遍一概而論，要對各別國家間的移民問題就當事實的實情作單獨的研究。但移民問題不解決，則國際和平仍是談不到的。

因為有人口密稀的不同。而有移民問題，因為有移民，於是才有一個民族的一部分住在另一個民族的領土上，而生出所謂少數民族問題。「歐洲」多少次戰爭都是起於少數民族的糾紛，或是藉口於少數民族的糾紛。連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牽連到德國藉口「捷克」虐待在「捷」僑「德」僑。如何根本解決此項問題，現在也沒有一致的看法，也沒什麼經過詳細研究的答案而獲得大家的同意的。還要把少數民族用交換或其他方法使其歸回本國？或另有何等高策？兩次和會都為少數民族問題費了不少心血，都沒有什麼好辦法。國聯所能做到的，是給少數民族有一個告眾的機會而已。

總結上文所言，人口問題不僅為一國之盛衰興亡的關鍵，不僅是中國的病源，而是造成錯綜紛紜的國際局面的一項根本因素。因為人口的分配不均，而使各國的經濟機會不均等，有的窮弱有的富強。因之有強凌弱的帝國主義現象，因為人口密度不同，而使各國感覺領土分配不均。因為人口繁殖快慢不等，而使國際之均勢有所影響，給人口多，兵力衆的國家以侵略擴張的野心。因為人口密的國家要求向外移民，而有種種移民上的糾葛。因為移民而有少數民族問題。由此可見人口問題實在各方面都是造成國際糾紛的一個基本因素。要製造成世界和平，或減少國際糾紛，勢必先從此問題有適當的解決。然而目前這問題還沒有仔細的研究，人類的政治頭腦還在這方面沒找到能使大家同意的答案。多少最大前定的基本原则還待商榷。如何能消滅因人口問題而引起的國際糾紛？要重新分配領土，使各國密度相等？要調節各國繁殖的速度，大家相同？要減少人口過剩國家的人口？增加鼓勵人口稀的國家的生育？保障各國移民自由？還是絕對限制移民而減少少數民族問題？從人口問題研究國際局面是一個重要的工作。

安全理事會中大國的否決權

李浩培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產生了聯合國組織。在聯合國組織中，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同為他的核心機構。不過，關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大會僅有討論與建議的權力，安全理事會則有強制性的職責；故後者較之前者，實更為重要。但自聯合國成立三年以來，安全理事會的行動頗受大國否決權的牽掣，致一般人於聯合國的是否能完成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任務，漸表懷疑。本文爰擬將安全理事會中大國否決權的問題，略為探討與分析，以供國人的參考。

為說明大國何以在安全理事會中獲賦與否決權起見，我們須將各國此次組織聯合國並在聯合國中設立安全理事會的基本理論予闡述。這種基本理論，約如下列。第一，各國認為戰爭是人類的大災禍，應予消滅；而為消滅戰爭，各國應有一組織，以便通力合作。因此，聯合國的組織有其必要。第二，在聯合國的大會中，每一會員國均得派代表參加。故大會開會時，出席人數既衆，意見亦多，每週一事，將討論冗長，難有決議。因此，大會只

適宜於討論與建議，而不適宜於擔任執行制止戰爭的工作。從而，聯合國應有一個人數較少，但實力強大，且行動敏捷有效的機構，俾得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這樣，安全理事會便成立了。因欲使安全理事會執行其職責，雖少數小國可被包含在內，多數小國必須被排除在外；結果，在較小的國家中，只能有六個被選為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國。因欲使安全理事會實力強大，全體人員必須被選為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國。中、美、英、蘇、法五大國均被選為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因欲使安全理事會行動敏捷有效，這個機構不但須有討論的權限，並須有決議的實際行動的職權。牠應有權決定侵略行為或威脅及破壞和平的行為是否發生。牠認為這種行為為業，發生時，並應有權決定以何手段——武力的或非武力的——應付，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而牠一經決定採取某項應付的手段時，聯合國的一切會員國——不論大國或小國，亦不論是否安全理事會的會員國——必須接受並實行。

以上是各國組織聯合國並在聯合國中設立安全理事會的兩個基本理論。

但何以大國在安全理事會中獲賦與否決權呢？這由於另外的兩個基本理論。第一，為確保國際和平與安全，為使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有效，聯合國組織必須加一切會員國以接受並實行安全理事會決議的義務。但一切會員國是否都願意無條件地接受這項義務？一九四四年八月，英、美、蘇三國的代表會議於此問題上，曾起過爭論。當時，他們曾以為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應係以非強迫手段，以起各國之同意。他們曾以為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應係以非強迫手段，以起各國之同意。他們曾以為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應係以非強迫手段，以起各國之同意。

第二，大國決不願無保留地擔任這項義務。蓋如大國無保留地擔任這項義務，則每一大國隨時有被安全理事會以多數決議認為侵略國的危險。亦有被該會以多數決議加以過分重大的負擔的危險。故他們以為各個大國，為維護其主權及重要利益起見，必須堅持：她們的加入聯合國並接受及實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以安全理事會為決議時，每一大國對於該決議均表示同意為條件，換言之，以非每一大國同意，安全理事會不能決議為條件；這個條件，如不能辦到，她們寧不加入聯合國。但因大國具有實力，欲期聯合國達成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使命，又非使全體大國加入聯合國不可。這樣，聯合國的憲章便不得不承認大國在安全理事會中否決權。所謂大國在安全理事會中否決權，便是非中、美、英、蘇、法五國全體同意，安全理事會不能為決議的意思；亦即這五國中的任何一國，如認為安全理事會的某一議案於己不利，而投反對票時，縱使安全理事會的六個非常理事國及其餘四個常理事國業經完全同意，該議案仍不成立的意思。第二，各國認為大國的繼續合作，係聯合國繼續存在，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繼續保持的基礎。大國如能合作，則否決權不至被濫用，因此牠的存在並無害處。大國如不能合作，則縱無否決權，國際和平與安全亦將不能保持。而大國的繼續合作，依賴於各該國家的盡力尋求協調，不在於以安全理事會中的多數壓倒少數。安全理事會中大國的否決權，如善用之，頗能促使各大國尋求協調，以是即能助成她們的繼續合作。故，大國的否決權，就理論言，雖似違反法律上平等的原則，就實際言，却有裨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在頓巴敦橡園會議中，美、英、蘇三國的代表，基於上述的理論，就大國在安全理事會中應有否決權一點，已有協議。不過，這協議並未完全。他們已一致同意，當安全理事會就一事件為決議時，為該會常任理事國的任何大國，如對於該事件並非當事國，應有否決權。但一大國如係該事件的當事國，英美兩國的代表，適用「當事人不得審判其自己的案件」的原則，認為不應有否決權，而蘇聯的代表却主張仍應有否決權。對於這意見上的不同，美國故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間的雅爾達會議中，提出了一個折衷的方案，經蘇聯的首領斯大林及英國的首領邱吉爾贊同，問題遂告解決。這折衷的方案如下：在安全理事會中，每一理事國，不論常任與非常任，均有一個表決權。安全理事會決議時，關於程序事項，以任七個理事國的表決為一表決權。關於其他事項，則非程序事項，均係安全理事會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大事項，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武力制裁及非武力制裁亦包括在內——該會的決議亦以七個理事國的表決為一表決權。但在這七個理事國的可決票中，原則上必須包括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可決票。換言之，原

則上，關於這種事項，非經五個常任理事國全體的同意，及六個非常任理事國中兩個的同意，安全理事會不得採取任何行動。對於這原則，僅應加以下列的限制：安全理事會為關於和平解決爭端的決議時，或為關於利用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以和平解決地方爭端的決議時，爭議當事國不得參加表決，即爭議當事國為五大國之一時亦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間，由聯合國國際機構會議中，這折衷的方案由中、美、英、蘇四國發起，由代表提出，經多數小國嚴厲反對，但經過四大國——最後並加入法、比——的代表堅決的支持，並經他們強調聲明：關於投票方面的特殊地位，各大國將以高度的責任心並於願及較小國家的利益下使用，故否決權亦將少用——後，即最後的被寫入聯合國憲章了。

二

自安全理事會開始工作以來，否決權將被少用這句話，未能見諸事實。事實上截至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止，蘇聯行使否決權已達二十三次；其中十一次係有關批准新會員國的加入聯合國，九次有關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而其餘三次則有關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對於威脅或破壞和平或侵略行為的應付方法。這自然由於戰後美蘇間的關係未能和諧，並由於蘇聯在安全理事會中缺少與國的緣故。因美蘇間的關係未能和諧，美國的提案常與蘇聯的利益相衝突，而蘇聯不得不加以反對。因在安全理事會中英美等理事國常能得其他理事國的支持，而蘇聯常只有一個「衛星國」為其與國，故英美等國對於一個提案投反對票時，該提案常不能得七個贊成票，形式上不構成否決權的行使，而蘇聯投反對票時，常僅有一個非常任理事國與她同投反對票，以是蘇聯的投票對票，形式上即屬否決權的行使。但這便頗多的英人士認為蘇聯在濫用否決權，以阻礙安全理事會的行動。於是大國的否決權應予以廢止或修改的議論，風起雲湧。現在，聯合國大會的臨時委員會已被付以研究並建議修改否決權的任務，而中、美、英、阿根廷、新西蘭、加拿大、比利時、土耳其等國亦已分別向該委員會提出其修改的意見。依本年三月十日美國向該委員會所提出的修改意見，安全理事會向大會建議批准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應以任七個理事國的可決票行之，大國無行使否決權的義務；惟有關於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的決議，因關係重大，大國仍應保留否決權。但這問題尚未有最後的決定。

我們以為：否決權的常被使用，實係各大國間有裂痕存在的一個顯明的徵候。聯合國的會員國如欲增強安全理事會的威信與效率，有效的手段應是促使各大國以折衷為協調的態度逐漸除去這種裂痕，而決非廢止或修改否決權。在現在的情勢下，否決權的廢止或修改，縱屬可能，亦將迫令蘇聯退出聯合國，而蘇聯的退出聯合國，於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維持顯無裨益。去年十一月五日，聯合國大會討論設置「小型大會」的提案時，蘇聯的代表維辛斯基曾謂：「在國際事務中，並非每一事可以機械的多數決定；國際的合作才是我們所必要的」。我們以為這句話實具有至理。



濟南失守以後

(南京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中外注視的濟南攻防戰，守軍終於撐持不下去，而在上月二十六日戰鬥結束了。守軍指揮官王耀武於突圍後，也在濰光附近被俘，這一次戰役

不過就目前一般城市的病態——城鄉斷流生產枯竭糧食恐慌來預看，共軍從鄉村到城市，糧食問題則比較容易解決，在城鄉貿易恢復下，城市也或許因為得到一時的輸血與刺激而繁榮。而應該特注意的是生產與生產技術問題。還要先共軍對於技術人員及工商管理人員有無儲備，能否利用舊有的人員在新創的觀念下繼續工作。

一次大的戰役後，很難能緊接着有第二次大的戰役，中間必須要經過一度調整與補充。濟南戰役以後，很多人在注意共軍的第二步行動，是南下？是北上？是再攻開封去中原？可是一直到現在，還看不出共軍真實的動向來。無疑的是，他在細嚼爛嚥的來消化濟南，想在濟南確實的站穩腳跟，把攻濟南時兵員裝備的損失，迅速用戰利品補充起來。南下北上或去中原，或許他們也都曾考慮過，這並不是意願問題，而是實際利害與實力問題。

濟南共軍如果北上與遼西察綏管共軍呼應，向華北平津進兵，設法共同控制渤海，這是一條比較安穩的路。可是近一兩個月以來，南京和美國已經開始特別注意北方了。蔣總統於濟南失守後一週去北平，將隨帥轉，海陸空軍大員一時聚集北平，在軍事上顯然是為應付北方的艱局。東北長春是否以突圍要研究，錦瀋補給怎樣解決也要研究。更重要的是如何守住遼西，作為收復東北的基地，並掩護華北平津。不然東北所有的壓力壓向平津，再加上山東山西與察綏來的壓力，平津是不容易支撐的。平津不保那一新政協一及現在的一華北聯合政府一算是有了理想的基地。即使國軍還有可恃的外援能以守住江南，那新南北朝就要堂堂正正的成立了。朝鮮是中國的一個影子，美蘇原來在中國似乎是以長城為朝鮮的三十八度分界。平津要被共軍控制，他就會認為三十八度的界限由長城移為長江了。這是南京不能忍受的也是美國不能忍受的。所以目前的美援並不偏枯北方，司徒大使在南京召開各領事會議的期間，還北來處理燕

可以算是國軍在關內空前未有的損失。喧囂一時的增援濟南，結果是雷聲大雨點小，到現在還不知援軍在那裏。當濟南萬分緊急時，國軍官稱分自徐州，青島兩基地馳援，一般人也認為濟南變生肘腋，六百里馳援是來不及的。不過他們還存着一個一開封重演一的徵倖念頭，要趁着共軍站脚不穩，再把失掉的名城奪回來。他們那裏曉得開封失陷當時的情勢與濟南大不相同，從鄭州南鄭乃至徐州去救開封，比較從徐州青島去救濟南，近的多也容易的多，而且魯西南荷澤的劉汝明，豫皖邊境黃泛區的黃百韜以有名機械化部隊第五軍，東西南北環伺開封，共軍可以襲取開封，而不能久據開封，是很明顯的事實。濟南的情形是孤懸魯中，東西南北四面都不可能沒有援軍到來，飛機場又在戰鬥開始時，因為吳化文的叛變，首先失去作用。那樣絕境中的孤城，共軍拿了去，是可以想嚼爛嚥的吃下去的。

共軍入濟南後將近兩週了，已將濰坊的執行城市政策的人員漸漸移入濟南，在軍事管理下進行接收與治理。他的城市政策已經試行於關內的石門，洛陽，臨汾，濰坊，等地。而那些城市的現代化規模，遠不如濟南。共軍對於現代城市管理的技術，在濟南可以獲得一個新的試驗機會。

判斷共軍南下的人，認為目前徐州，已經成為魯豫豫東兩次戰役後的兗州。徐州是京滬江北的屏障，如果徐州有了問題，華東共軍可以分兵兩路直趨京滬，一路沿津浦路南下到浦口即下關，一路由魯南到蘇北，沿運河經揚州趨鎮江。這樣就是不能一舉渡江，也會使京滬陷於混亂狀態。共軍想顛覆政府，攫取政權，以如此做最為簡捷。但是政府不僅對於重心所在京滬，要加意防備，就是由追擊地變前哨陣地的徐州也駐有重兵，以控制魯豫皖邊境。共軍拋開徐州豫南進，長程遠襲，是非常容易吃虧的。不然先攻徐州，逐步南下，國軍的節節的抵抗，共軍的兵力消耗也可觀。萬一徐州外圍及長江南北的國軍，於共軍頓兵堅城之下，或遠程奔

京校務。蔣總統在北方已經駐一星期，轉津後無繼續消息，可能在指揮着錦州東北及渤海灣上的戰鬥。揮兵自葫蘆島登陸去增援錦西，解圍錦州。何應欽在政務會議上宣稱戰局重心在遼西。又說此次戰局為維持東北，確保華北，肅清華中。目前遼西的打是決定能否維持東北與華北的。因為現在山東的共軍還沒有北上的跡象，如果山東共軍在兩三週後北上，而遼西國軍打不出一個局面來，那華北國軍就要兩面受敵，在天津河北沿海地區，將更處於不利的地位。國軍必須趁山東共軍還沒有北上，先用全力壓下一頭去。瀋陽國軍已向遼西遼南移動，且已於六日收復鐵嶺鞍山。長春國軍開始突圍，帝廷瀋陽以加強瀋陽兵力。這一切都是由遼西之戰引出，而且是有策應遼西之戰的。因為共軍為發動遼西之戰，曾投下了東北共軍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的賭注。國軍如果能以守住遼西，對山東共軍北上，在冀魯平原上及濱海地區的戰鬥，是還可以應付一氣的，但以現有兵力，也還談不上主動的南攻。

山東共軍，衛劉陳等先南進的魯道，捨徐州再攻汴鄭，以圖全部中原形勢的明朗，也是非常有可能是。因為在華中及中原是國軍佔有的比較優勢的地區，如果要再將這個地區的優勢打下去，那末，國軍三百多萬兵力將被分散於長江以北各省，任何地方也再不能構成局部優勢。即使兵額兵力各方面的總合都優於共軍，而這個被分散的不利的形勢，是難以扭轉的。在共軍方面只要中原再得手，他就可以南北東西完全聯在一起，成了一片片的活棋。然後集結兵力在任何一地構成

可以算是國軍在關內空前未有的損失。喧囂一時的增援濟南，結果是雷聲大雨點小，到現在還不知援軍在那裏。當濟南萬分緊急時，國軍官稱分自徐州，青島兩基地馳援，一般人也認為濟南變生肘腋，六百里馳援是來不及的。不過他們還存着一個一開封重演一的徵倖念頭，要趁着共軍站脚不穩，再把失掉的名城奪回來。他們那裏曉得開封失陷當時的情勢與濟南大不相同，從鄭州南鄭乃至徐州去救開封，比較從徐州青島去救濟南，近的多也容易的多，而且魯西南荷澤的劉汝明，豫皖邊境黃泛區的黃百韜以有名機械化部隊第五軍，東西南北環伺開封，共軍可以襲取開封，而不能久據開封，是很明顯的事實。濟南的情形是孤懸魯中，東西南北四面都不可能沒有援軍到來，飛機場又在戰鬥開始時，因為吳化文的叛變，首先失去作用。那樣絕境中的孤城，共軍拿了去，是可以想嚼爛嚥的吃下去的。

共軍入濟南後將近兩週了，已將濰坊的執行城市政策的人員漸漸移入濟南，在軍事管理下進行接收與治理。他的城市政策已經試行於關內的石門，洛陽，臨汾，濰坊，等地。而那些城市的現代化規模，遠不如濟南。共軍對於現代城市管理的技術，在濟南可以獲得一個新的試驗機會。

判斷共軍南下的人，認為目前徐州，已經成為魯豫豫東兩次戰役後的兗州。徐州是京滬江北的屏障，如果徐州有了問題，華東共軍可以分兵兩路直趨京滬，一路沿津浦路南下到浦口即下關，一路由魯南到蘇北，沿運河經揚州趨鎮江。這樣就是不能一舉渡江，也會使京滬陷於混亂狀態。共軍想顛覆政府，攫取政權，以如此做最為簡捷。但是政府不僅對於重心所在京滬，要加意防備，就是由追擊地變前哨陣地的徐州也駐有重兵，以控制魯豫皖邊境。共軍拋開徐州豫南進，長程遠襲，是非常容易吃虧的。不然先攻徐州，逐步南下，國軍的節節的抵抗，共軍的兵力消耗也可觀。萬一徐州外圍及長江南北的國軍，於共軍頓兵堅城之下，或遠程奔

局部攻勢，都是國軍難以應付的。所以山東共軍北上南下之外，很可能再出魯西折斷隴海路攻汴鄭，與劉伯承陳賡共圖中原。濟南失守以後，政府方面要員一再表示要收復濟南，但是從那裏進兵呢？不難想象的是徐州一路，青島一路，烟台一路，天津一路，千里合圍，即使有力量前進，也有點像是海底撈針，不容易捉住什麼。有人估計當共軍在濟南立腳未穩時，國軍迅速反攻，收復濟南是沒有多少困難的。

的。殊不知這種想法是甚少時空觀念的。濟南孤懸在魯中，外面距援軍各數百里，共軍攻不進去不必說，果攻進城裏去將守軍殲滅或擊潰，是沒有站腳不穩的情勢。至於攻城時共軍兵員的死傷，他們補充起來也非常容易，像三級躍似的以縣大隊補充軍區部隊，以軍區部隊補充野戰軍，用不到費多少時間。械彈方面，也有戰利品可資利用。失陷將近兩週的濟南，現在共軍是否還有多少野戰軍駐在那裏？以共軍

的常情論，恐怕絕不會很多，或許他們已經將兵力向另外一個方向開始轉用了，不過我們現在還無法獲悉。昌濤、兗州、濟南三次戰役，國軍的損失不僅是近十萬的軍隊和大量軍品物資，更重要的是地方幹部損失殆盡。國軍就是想再收復濟南和山東，連一些可用的領導都派不出了。中央在山東軍人中培植的「三李一王」，已經有兩個被俘，僅餘李玉堂李延年兩昆仲，一個過於忠厚，一個

有些頑固，他們兩昆仲中將來或許要有一個人出任山東主席，不過論才具還都不如王耀武。此外山東軍政要員，還有什麼人能收拾山東的殘局呢？何思源曾青再出來嗎？上官雲相有可能嗎？目前山東在軍事上如果沒有辦法，誰也不能去收拾那個殘局。而那個殘局安不好的去收拾，他會影響到京滬平津以及汴鄭中原的。(完)

十月五日

蔣總統到了北方

(天津通訊)

蔣總統北來觀察

從莫干山到廬山，產生了新經濟改革方案。蔣總統九月三十日從南京飛到了北平，五日到了天津更在巡視東北及華北的各據點，是否是新軍事改革的先聲？

有家報紙上刊載蔣總統在五日起飛瀋陽觀察歸來後，晚上並且到長安大戲院去看富麗演出的「帶東風」，今日中國大局的借東風局面已定，但是每天的西北風越吹越緊，何時能夠看到越洋前來的東風呢？而東風的颶浪時候，氣候必然要逆轉，一場大旋風便起來了。

三個月前，經合分署主持人賴模翰到北方的時候，我們都這樣推測過，他這一次到北方，可能是一種外交的敷衍，也可能能作為一個有積極性的表演。他消極地支持爭取美援的大北方，就是積極地表示對於大南方的不滿意。

們不肯表示意見，及到廬山的時候，賴模翰及歐家淦便不能不發表聯合聲明來闢謠，說是外國人並沒有反對中國進行幣制改革。

東風未來之前，也不是全無消息，美駐華各領事都在南京開例會，而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却在四日飛到天津住在美商會長侯德新私人寓裏，與大批美僑談話，似乎對於緊張的時局有些什麼說明。蔣總統五日飛津，視察塘沽新港，似乎對於海軍上有些什麼希望。司徒大使六日來平，又行接見美僑談話，他們究竟在談些什麼？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小組會議建議書中，指出只有美國一國能予中國以領土與政治完整之有效保證，此一保證，確非帝國主義的獨占行為。這篇論文中贊美胡適曼陽初的努力防共，均能努力普及教育，剷除文盲，改進經濟及社會。一傳作義將軍近在北平所作之努力，業已證明此種理想適合組成一項實際計劃，而其結果極有把握。(全文大意由美國新聞處五日發表)。

在三個月中，中國政府對於他所不滿意的一些事情，都有了答案，不論是否能夠滿足他的希望，但是表面上却是照着他們所希望的方向走去。記得他曾說過：「中國正在用美金來津貼並維持航空事業，而收入的是不值價值十分之一的國幣，政府怎樣彌補損失呢？印票子。同時還希望用美援貸款來彌補外匯的消耗。」

美國自己並不會效日本故智，來一次偷襲珍珠港，但他的軍官們却未嘗不希望有別的莽撞鬼，能作一逞之快。不打仗，這些軍官們沒有出路，不打仗，軍火庫及其他冒險家們也缺少繁榮與刺激，只是馬歇爾還在把着舵，他的藍眼珠子一轉道：「慢著慢著。」

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署長賴模漢，總署對華設計處處長克里夫蘭，總署工業調查團團長司徒立門，分署代理署長格里芬六日飛青島。七日來北平，與各地經濟

對於防止共產主義有決定性的中國，已到了非難辦不可的時候，濟南的陷落更刺激了青島美軍的安全感，兩隻大航空母艦十月東來，要久住渤海灣，白吉爾已在粉刷其青島官舍，滿天風雲，不無對象？

破天荒的大改革，各種物價都凍結了，單獨却允許汽油漲價，更後來，就把汽油像對煙酒似的，寓禁於徵，拚命地抬價。他希望中國能夠嚴格管制，不要把外援物資，等於白送給特殊力量者，於是在蔣經國氏領導下有了打虎運動，至少上海當真捉了幾隻小老虎。政府為了「借東風」，滿心討好，更希望多少事情在暗中就可

容今天中國的貧困，混亂，和對立的尖銳。法國大革命時的斷頭台不已然到處都是嗎？而無形的斷頭台却多出許多來。說

在導演下進行

秋深了，秋天是個季節轉換期，太平洋上不平的風暴，已然來臨，但這場暴風雨是否落在中國呢，沒有法子預測。

歷史上的很難找出一個混亂的劇例來形容今天中國的貧困，混亂，和對立的尖銳。法國大革命時的斷頭台不已然到處都是嗎？而無形的斷頭台却多出許多來。說

勝利後的初度混亂

本刊特約記者

是俄國大革命的前夕嗎？是的，農夫要麵包，工人要工作，兵士要和平，但是北伐軍時後，就已是這副樣子，而武漢左翼革命在傳統的習慣下被摧毀了。今天原子的時代的「世界一家」局面下，每一「家」中都是在兩極化的對立，無理智的慘酷，是歷史上成爲空前的場面。

在勝利後六個月的時候，和平初告幻滅，經濟危機告警，上海，這個燈塔的情形，當時便有人寫道：

上海成了一隻炙手的熱鍋，五百萬市民變成了熱鍋裏的螞蟻，擁擠在這地方圍上的每個人都在極度緊張的神經中東撞西碰，爲了謀求一條生路。

這個熱鍋是勝利以後，才燒紅來的，一個朋友對我說：「和半以前雖然爲敵敵壓榨欺壓，可是我們小民托天之福，食物雖配給，但還可以從敵人的統制下獲得，但現在絕不可能了。一切都像自己已去爭，否則連一粒米，一滴水都得不到了。」

看一看這種現象，馬路上擠滿了人，電車上緊縮的人頭，誰都是在急急忙忙的，好像連喘一口氣，都感到會浪費了時間似的。爲了什麼？爲了在這高壓的物價低下，要求糊一張嘴。二年以前春季混亂，有點和兩年後的秋天相似。那時，火車上一杯開水二百元，成爲珍聞，老正興的魚頭豆腐每件一萬二千元成爲奇事。工潮起來了，一月份生活指數是一千零六十二倍，二月底是一千八百四十五倍，薪給一十萬元的人要求拿三十萬元，上海八大公司職員爲要求最低薪給不得少於十一萬六千元，而前方只肯給三萬二千元，於是罷了工，跟着是永安、公大、信和、新陽等廠罷工，華豐等三大飯店罷工，報館工人，交通部電訊機構，民生公司罷工，不是罷工，就是罷工，物價波狀上漲，

因爲：「老法幣已和淪陷時的儲備票同等價值了。」

這時候，宋內閣向現實屈服，一方面承認了高物價政策，按指數作新給樣準，一方面，打開了自己的大門，壓低了匯率，讓外貨大量進口，顧不得保護民族工商業只顧解決了物資的有無問題。顧此失彼，又拖了一個年頭，終於去職，但把當時大難關渡過了，奠定了這兩年來的一戰亂一局面。

洪流與水堤

拖到今天七八月，從英干山到廬山，看情況又很緊急，又請了宋子文來作最後的決策，但這一套法實已失靈，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雖然他不贊成，但也無法反對，據說他只建議叫握有金銀美鈔者在兌換上吃虧，跟着便叫廣州，買了一大批金幣，這便是最近所謂「廣州陳名氏」一案，自然也就不會有什麼下文了。

從八一九是劃分一個新時期，從這期限價一時起高物價及高工資政策停止了，換來了凍結的物價及低工資政策，用吸收「金銀預備」來希望維持信用。却忘了打開了閘門的洪流，用小壩是關不住的。兩個月發行了九億金圓券，比「膨脹」時期的發行更加多了，他刺激得本來原可以壓在箱子底的金銀外幣，也都到市場上來加入了洪流的隊伍，於是「頭比帽子大一」，原料高於售價，這樣以來，膨脹的副作風下可以有些剩餘生產的作用完全消失，小壩和水庫都有洪流溢出，於是白浪滔天，滾滾滾去，這大洪流淹沒了大地上的的一切。

些租界的主人不完全不敵，可是法幣那時在市面上的價值被打折了八折。而今夫在租界之外，有那麼一個巨大的租界，裏面却是與現狀相背而立的敵人！金圓券的危險是先從天便存在的，再加上執行者的技術，他的價值一定被打折了更大的折扣。如果事先有過好好的計劃和研究，今天所遭到的困難，一定會減少很多。

當金圓券發行之初的時候，首先是糧食被刺激得抬高了價格，糧價影響了物價，先是一般與糧食有關的肉，油和小菜普遍漲價，跟着就是大量持有金圓券的人在社會上吸收一切物資一見物即購一造成了無物不有「黑市」，這些黑市又回頭更抬高了糧價，結果是從南到北，沒有一處不感到糧荒。秋收時候糧價漲，這就是政治干涉了經濟所造成的惡果。

雖然政府仍然是有利的，藉着這次改革，政府把握了一筆可觀（據說是五億美元）的外匯，成爲天下皆贊政府開了。用這筆錢，就是繼續「勸亂」的資本。至少可以拖到明年美國國會開會的時候了。

軍事上的變化

正在整軍經武的時候，濟南在九月二十四日的陷落，不能不說是極有影響的；同時遼西戰爭起來，萬一錦州有問題，關內外的聯繫可能成兩段。這一場錦州保衛戰，也不能不說是將總統北上的重心，他於是會到了最前線。

山東的共軍號稱二十萬人，他們是南呢，還是北上呢？蔣總統也不能不親自到各地來布置一番。東北已成爲今天最困難的局面，號稱有八十萬國軍，實際却少得多，而支出的軍費却佔全國之半，以有限的力量支付了無限的代價，所得是否價失，必須要由大軍統帥作全盤的配飾。

國軍的統帥部有極堅強的自信心，認爲不是國軍勢弱，而是共軍勢強了，所以他們有些地方佔了上風。最後的勝利者才是真正勝利者，國軍在找尋機會和共軍作決戰，也許是在北方，也許是在南方，雙方各在找尋對自己最有利的機會，目前便已開始。

國軍新軍已經用出來了，在東北區內，據路透社三日消息，數目不明的台灣新軍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已參加作戰，以對抗共軍攻勢。這是新軍第一次上陣，反應當地局勢的嚴重。新軍在葫蘆島登陸，已失去義縣，興城，綏中，三地，新軍在葫蘆島登陸後，錦州局勢沒有變化，共軍想攻下機場附近高地，沒有成功。

又根據南京消息，說總統此次在平瀋頻頻舉行會議，其中對於長春戰事有重要決定。蓋長春在長春外圍結集的共軍，達十個旅，此次遼西發動攻勢，已先後調到遼西者達十分之七，原地只餘十分之三。故對國軍的新行動自爲有利。關係方面說，本週內長春局勢即有顯著變化。又有消息說，國軍將在營口登陸。

一位觀察家從東北回來說，東北有個比喻，長春是死老虎，瀋陽是餓老虎，錦州是小老虎。今天爲了小老虎的成長，犧牲了死老虎，集中精力喂飽了餓老虎，東北的局勢仍然是不會動搖的，只是要看下一步的作法是什麼？

東北的新戰事布就是全國性的，其他想必繼續有所展開。軍事上今天的一切作法，相等於「八一九」的新經濟方案，有利也有弊，其中不完全是軍事性的，如實行不許兌現的新軍糧券，及勵行一人一餉的新給給制度，都是不在話下的要實行出來。

美援就要來了

賴總統上次來北方時候，他曾經這樣暗示過「美援」要作到以軍事保衛經濟，

蔣總統北巡側記

(北平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以經濟支撐軍事。由於他們那一次觀察，開始注意了北方，司徒立門經濟技術使團已經改變了中國政府原希望他們投資長江以南各工廠的計畫，與其說他們注意華南，不如說，他們對北方已更為偏重。

在第一第二兩批被扶植的工廠單位中，北方的重要單位都被補助了。如供應全國的開源煤礦，負責運煤的平津鐵路，北方電力中心的冀北電力公司，以及太原青島等地方電廠，正運行的有華北鋼鐵公司及中紡公司的原棉供應。這些單位所得，比起粵漢鐵路、黃浦築港及新私武裝等所得並不在以下。因為北方真是一大資源重心，有不虞匱乏的人力物力，有只發

動及加強這些力量，才能有助於軍事及經濟局面的改善。

在經濟的基礎上，美國軍事顧問團或者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有新的活動開展。合衆社三日上海電稱：

「中國政府正考慮要求美國國務院解除對美軍事顧問團在中國行動上的限制。雖然外交部及顧問團沒有任何人直接提出這一件事，但有證據指出中國政府願意該團在中國有較大的自由，以建立和加強國軍作戰部隊。

一中國政府是否曾向顧問團徵求如何使用這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並沒有公開的表示。顧問團方面高級人士

認為應該用這有限款額作較多的工作，則大家已經知道。顧問團也希望有權會擴大工作範圍，而不僅僅是負責訓練新軍。他們希望派遣為戰地觀察員，希望到前線去指導中國司令官們如何應用他們的裝備，但這些原是國務院所不允許的。

「有些顧問團人員曾私自談論，他們希望參加軍事會議，提供意見，回答戰略問題。上海消息指出，現在不是向國務院提出這類問題的時候，中國政府知道華盛頓方面正集中力量注意歐洲局勢，尤其是柏林問題，而且在聯合國大會中，東西兩方正正在攤牌。……」

軍事的美援就要跟着經濟的美援來到

了。

不論這是事實或者僅是一種希望，但這到是一件極可能的事情。當經濟的總督們可以自由處理中國的經濟單位之後，麥克阿瑟或等於他的同等地位的人，很可能管理軍事大權。我們有人不是又在重喊「東亞共榮圈」嗎，當真有一天新東亞共榮圈實現的時候，也就是一元化管理從日本過渡到中國來的時候。

「東北為天下先」，秋風陣陣，秋葉飄飄，先由東北的「長春」一葉，來看秋色的濃淡罷。

三十七年十月七日

一

一月來，無情的戰火燒紅了北方的半面天，濟南易手，察綏危急與錦州兵臨城下聲中，九月三十日蔣總統突來北平一巡視。北平國恩寺總統行邸頓時成了全國軍政中心。

兩月以前，蔣總統僕僕莫于山特嶺之間時，左右常常出現的人物是翁文灝、王雲五、徐祖勳、俞鴻鈞等「財政大員」，不久便頒布了「改革幣制」的緊急命令。這次來平巡視隨行的大部是「軍政要員」，桂永清、周至柔、顧祝同（自濟南平）、徐永昌、郭驥、杜聿明等海陸空軍首腦人物一齊齊集故都。因此使人聯想到：「總統這次北巡是不是會有「軍事新決策」產生？」

蔣總統這次北巡，行前十分保守秘密。南京方面許多政府高級官員事前均不

得知，據說周至柔、桂永清等人，還是專機起飛前數小時接到北行通知的。

九月三十日下午一點多，蔣總統專機降落北平西郊機場，當晚北平的一家晚報即刊出了此項消息。夜間中央社向各報館所發佈的新聞稿後面，附了一條「備忘錄」式的小提示，大意說：「希各報刊載總統隨行人員時，以該社原稿為準」。所以第二日（十月一日）北平各報登載蔣總統北行巡視消息時，隨行人員只提到俞濟時、鄭彥棻、陳雪屏、曹聖芬等「非軍政要員」們的名字，而未提周桂等軍人。同時，「中央社」消息宣稱：「總統自去歲十一月來平後迄今一年，對華北軍民時深注意，故特來巡視，用示慰勉之意」。字裏行間顯示着這官方通訊社願意告訴讀者：「總統北巡沒有軍事意義」。

故都北城的國恩寺總統行邸，沉寂近一年。當前正是桂花盛開，滿苑芬郁時候，庭前庭後軍政要員出進進，一掃日前寂寥氣象。當去年這所華麗房屋還叫「

主席行邸」的時候，會客室裏時時有新聞記者的踪跡。他們常常在會客室等候謁見「主席」的賓客們交談中，尋找新聞材料。今年情形已經完全不同，總統行邸除在記者招待會時間外，門閤便會對一切記者關閉。總統行邸記者招待會每日下午五時舉行，由總統府秘書曹聖芬主持。十月二日總統行邸記者招待會上，曹秘書只發表一句談話：「總統今晨自平飛滬巡視」。說完，招待會即告結束。記者只得失望地走出行邸，而向別處去採訪蔣總統的消息。

北平一家官家報紙的主持人曾以半忠告式態度通知別家報館：「希望同業少登總統的行踪，如果刊登最好在事後，事前行踪推測或預報最好不刊。」據他說蔣總統為這些曾經表示過。因此，蔣總統到平多少日來，報端發表的多為：「蔣總統昨晨飛滬」、「蔣總統昨午由滬返平」、「昨日遊覽瀟灑橋」、「昨日飛津巡視」一類「昨日」的簡單籠統消息，來源自然是得自曹聖芬秘書口中。

蔣總統到平的第二天（十月一日），東北劉總司令衛立煌偕參謀長趙家驊與上月底到平的參謀長顧祝同一齊飛抵北平。主持熱河軍事的石覺將軍也同日自防地到平。於是北平聚集了國軍統帥部、東北、華北一切高級將領。據說，十月一日晚間居仁堂中曾經舉行重要軍事會議，商討東北軍事情勢，而有重大決定。

關於東北戰事，十月初連日，遼西決戰即達最高潮：錦州周邊戰事激烈，錦西被圍，錦州機場已受威脅。衛立煌上月底飛到南京曾與蔣總統何應欽商討解救遼西之對策，據說蔣總統曾表示決定：「遼西走，一方面命令孫立人，立即北平台籌新軍，應援東北；另一方面命顧祝同衛立煌立作軍事佈局。蔣總統這次北巡主要動機，沒有疑問的是關懷東北戰局。關東戰場這次失利是吃了兵力不足的

虧。本來這西駐軍除有范兵團外，李編兵團的兩個軍是最有力的部隊。九月間李兵團南調，為大凌河東岸的林彪部隊留下一個機會。所以最高當局這次北來前已決定充實東北兵力。孫立人所訓練的台灣新軍固然是一枝有力援軍，但成問題的是如何開往東北戰場。這次總統提同桂永清北來即是要他策劃一下新軍北調的運輸問題。桂總司令到平次日即赴塘沽視察，俟後又往秦皇島。桂氏視察北方各大港灣意在確定南方援軍以在那個港口登陸為宜：是自塘沽秦皇島登陸而沿北寧路向關外推進呢？抑是運自葫蘆島登陸，直接援救遼西？周至柔與郭欒同來的意義也與桂氏大致相同。因為最高當局認為東北目前最需的是加強空運與空投。又加目前錦州機場已受威脅，惟有準備大量補給品空投，駐軍方能持久苦守，等待援兵。所以周郭二人曾經同機東飛，在錦州榆關一帶視察過一番。

東北各將領指示軍事機宜時，也曾強調過這兩點。隨着總統北巡的消息，這裏傳着有關東北的兩種流言：一項是說：「顧祝同總長有代替衛立煌將軍的可能」。這項流言很令人懷疑。衛立煌代陳誠擔任東北危局以來，還沒有過大失利的地方，誠如一般批評：他是在「無功過」原則下苦撐着東北半壁江山。若以此次遼西失利為撤換他的主要理由，似亦不能令人置信。同時，蔣總統到瀋陽的時候，在軍事會議席上，對衛總司令半年來使東北轉危為安的成就，「備致嘉許」。果真如此，一以顧代衛一流言，只得冠以「無稽」二字了。

另一項流言是關於孤島長春的：「東北林彪部隊在遼西發動攻勢，已集中全兵力十分之七；長春外圍僅餘十分之三。因此，長春被圍困軍將相繼突圍北上」。突圍北上的後果，當然是放棄長春。此項流言是否無稽，唯待事實證明。

關於華北局勢，蔣總統抵平除開軍事會議討論過以外，和傅作義楚溪春二人單獨談過多次。傅作義將軍曾經向總統表示過目前察察戰事他確有把握挽回頹勢。據說，傅氏並向總統推薦一遊擊制面一新戰術，總統也表示此項戰術確可提供全國軍事將領參考；並希望傅氏在華北運用它先作出成績來。

河西農村的崩潰

(蘭州通訊)

甘肅，在區域形勢上好像是一隻巨大的咬鈴，兩頭大，中間細。這夾在中間的一段極細地區，人們喜歡把它叫做蜂腰地帶。在蜂腰以東，是苦慣上被稱為的隴東與隴南，在蜂腰地帶及其以西，便是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河西。

河西之所以得名，原因自然是很多的。最先漢朝為了解除匈奴的威脅，始伸展勢力到達了這個地區，設置了著名的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張掖、武威。當時除了屯兵以外，還曾將內地的人民大量的移殖到這裏來開墾。屯兵是為了防止

匈奴的入侵，移殖則是為了要漢族勢力在這片土地上生根。後由於對匈奴戰爭的緣故，使西域與西方其他國家和國內的關係逐漸密切起來，由於商業與文化的交流，使河西變成了中西交通上的孔道。如果不用孔道二字，換一個近人習用的名詞，那便是所謂的河西走廊。在當時這條走廊便是中國的大門，處在這個大門口的武威，在商業上它是國際貿易的重鎮，它的重要性真可以說和現在的上海比美，在人才上它又是一時人文薈起。根據了文江先生的統計，西漢時代的武將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就

出生在甘肅武威與陝西隴縣，尤其是武威，我在另一篇文章裏有過這樣一段話：「漢族能夠立足於河西，這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河西的北面是蒙古族的大本營，南面是藏族的牧地，西面則是回教民族的區域，在東面通過了蜂腰地帶，又與中原地方一脈相連。由於河西的取得，在國防上一方面取得了戰略的據點，另一方面也取得了運用國際力量的環境。我國歷史學家一向很重視這塊地方，曾海宗教授曾說：對於一個強盛的中國，河西四郡與燕雲十六州是很必要的。他認為這兩個地方

谷 苞

的得失，往往便足以證明中國國勢的盛衰。一凡此都應該算是河西得名的原因，自然除開了這些，近年來對一般人影響較為深刻的，還應該算是敦煌石室的發現與玉門油礦的開採。

往者已矣——過去的繁華已經是消逝了的夢境，眼前展開在河西的現實——活生生的現實，只是貧瘠與窮苦。在目前河西共包括着十六個縣屬（全省共七十二縣屬），人口才僅約九十五萬，而它所佔的土地面積却超過了全省三十八萬方公里的一半。在這樣大的一片土地上僅養活着這

直至記者執筆時止，蔣總統已赴津視察。據中央社五日電訊：「總統乘汽車沿津塘公路赴塘沽視察新港，於下午四時抵津。另一另據測面消息稱：總統近抵塘後，即將決定今後南軍北調登陸的地點。蔣總統北巡的一軍事新決策一究竟是什麼，和他在特約對新經濟方案時，一據地位持着秘密。不過這一軍事新決策一已經由他的行踪和隨行人員的動靜畫出了一個輪廓。 (十月六日)



一篇詩的毀棄

一個自傳的橫切面

一片風景，一曲音樂，一段插曲，往往能無意的觸動記憶或感處裏的啓機，感

到一種重疊的契合，彷彿消融了事物的邊線，與自己的思想情懷鑄成爲一個整

體。這種觸動也許是不相干的，然而只要探尋到靈魂裏深處的祕密，立刻會引起了

像森林裏的大災，大海上的風暴那樣驚心動魄的激動。在前幾年，這大城還在繪

據少量的人口，其荒涼的情形雖不難想見，而它的窮苦却出乎任何人的想像以外。要想到這十六縣局，作一全局的報導，在這篇文章裏是顯然辦不到的。此外我們只顧就這十六縣局中的一個村落加以扼要的說明，這個村落是在河西十六縣中天下知秋。一說明了這一個村落的情形，河西農村沒落的情形，大體上我們也就可以明瞭了。我要加以說明的這個村落，位置在山丹縣城南四十里，是屬於我們在山丹選樣調查的兩個村落中的一個，姑名之曰山丹乙村。乙村在民國八年以前，是一個二百來戶人家的村落，現在在保甲冊上的戶數卻僅三十一戶了，雖然根據我們的核戶調查，還應該是七十戶。三十年來的兵連禍接以及高利貸的盤剝，迫使着三分之二的農家做了一逃亡絕戶，能够依然立足在村中的僅是三分之一的規規矩矩生了。今天我們如果在村中漫步，到處都是一堡子——小土城，內住農戶一家或多家。堡子的斷壁殘垣，目擊這一個個的堡子，自然會聯想到當初這些堡子的主人，想到這些逃亡者、以及死絕者的悲慘遭遇時，僅酒一掬同情之淚，那算是太輕描淡寫了。我們歷數村內傾廢了的大堡子共有三十六個之多，再加上一些小戶的住舍，村內的周老師一手指點給我們，並且逐一告訴了這些堡子原主人的家境，以及逃亡時的原因，時期，與情形等，這一切我們都會做了詳細的記載，仔細數一數這種逃亡絕戶的人家共得八十八戶，內中有七十六戶是死絕了，只有十二戶是逃外謀生去

了。我要告訴的是，這種一逃亡絕戶一的情形在河西不能算是特出，清末以前山丹永昌等縣都是十幾萬人口的縣份，現在的人口却都不滿四萬了。

逃與亡的根本原因是窮，然而窮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造成窮的淵藪是兵匪的騷擾，政府土劣的捐派，以及長期高利貸的盤剝。農家正當的收租是有餘的，然而榨取的部門既多且苛。在這種情形下農家經濟只有一步步走向崩潰的道路。從八十多個個案裏，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規律。一個中等以上的農家走向崩潰的第一步是出賣牲畜，在河西農家主要的牲畜是牛與羊，賣了牛便失去了耕作的主要勞力，或者可以說幾乎是失去了耕作勞力，在地曠人稀經營相當粗放的河西，牛在農事上是很重要的。在乙村有這樣幾句民諺：「家有一對牛，無地也不愁，家有一斗地（約一畝半），無牛也討氣，乾草土塊濕草泥（意不能依農時）。」牛的重要性，從這幾句話裏便不難想見。賣了羊，則不但失去了重要的副業，更失去了肥料製造者，在養不起豬的河西，沒有羊幾乎就等於沒有肥料。河西農家曾有兩句話形容農事上最苦的經營狀態。這兩句話是：「無種無牛，白田白地（無肥料）」，「同種一塊地在同一年裏，有牛有羊的人家能有十分收成，無牛無羊的人家頂多有五六分收成。而且由於勞力與肥料的缺乏，對自己所有的田地，便只有輪流實行間歇的耕種，這樣子對於賣了牛羊的人家收租是大大地減少了，而無盡無止的各種剝削，却依然的壓在頭上。於是收支更不能相抵

了，在這種情形下除了更降低生活外，便只有硬着頭皮，飲鴆止渴的新靈於高利貸了。（關於高利貸的情形請參閱新報十九期拙作）一舉了高利貸，馬上便走上了崩潰的第二步。原來爲不足而舉了高利貸的，因爲舉了高利貸便更不足了。一個不幸的農家，（其實除了極少數的剝削者，何嘗又有幸的。）既然踏上了崩潰的第二步，緊接着來的第三步便是必然的末來。崩潰的第三步是拆賣房屋，好點的房便拆賣給有錢人家改建新屋，壞一點的便只好拆賣做燒柴。上面我們提到的乙村的三十個堡子內的房舍，都是這樣毀掉的，通佈在河西的廢墟，又何嘗與此不同一命運。一個農家走完了這崩潰的三步台級以後，已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便只好走上「逃亡絕戶」的道路，賣妻鬻女，父子離散的悲劇也都在這時候發生。

讀者或許要問，這怎麼便能算是到了絕路呢？他們不是將所有的田地還可以典押出賣嗎？對於這樣的問題，自然一個扼要的說明是很必要的。在河西絕大部分的田地，以前可以出賣還是近幾年的事，在這以前的二十幾年，田地不但不能出賣，連白送都沒有入願意接受。一般說來，有錢人都願投資到高利貸與牲畜上面，不但收租優厚，而且還沒有各種苛雜負擔。田地則是各種苛雜負擔的根據，顯然的負擔很重。在田地連白送都沒有入承受的時候，逃亡的人家出逃的一大原因，便是爲了逃避田地上的各種負擔。甚至還有這種情形，在乙村有幾戶人家，他們在自己的本村原有較多的土地，但是他們都

拋棄了，來到乙村後反接受了較少量的土地，爲的是負擔可以較原來減輕。田地的負擔壓迫着農民向外逃亡時，這種壓力對於同族較多的人家爲更大，因爲同族人逃了，田地上的負擔照例便要向留存的人族負責。所以同族的人逃多了，所有同族的人便得逃光。河西有兩句俗語說：「一遭窮人便得逃光，官糧爛到戶裏了。一遭窮人無完納苛雜時，却要累到同族者的身上。多年來河西的農民在種種的剝削下，生活在一片淒慘的氛圍裏，種種的剝削造成了窮，逃，與亡的事實，窮，逃，與亡這三個字又編排了人世間各種悲劇。

三十年的浩劫，殘留在乙村的人家僅只是原有戶數的三分之一了，其餘三分之二的人家，在土著的封建傳統與在上的政治剝削下，相繼着變成了一逃亡絕戶。也許有人會這樣想，乙村的人口減少了，土地却並沒有減少，人口的緊迫既然減輕了，乙村農家的生活便應該較前大大的改善了。其實這只是根據馬爾薩斯理論的改善所得的推論，實際上這些殘存農家的生活却較前更苦了。誠如我們上面所說，當農家失去了再生產的資本與勞力時，土地增多了不但對於生活沒有裨益，相反的它倒是一種負擔。在河西農村的調查中，我有一點感觸。河西農村的結核，是一種新的或說是較原始的類型。在這種農村裏，佃戶與地主的關係，在這種農村裏，佃戶與地主的關係，而是靠着封建傳統與高利貸。因之河西農村經濟的復蘇，用一般的辦法光看眼於耕地的再分配是不夠的。

畢基初

隔的時候，一個冬天的雪夜，我在曠野走着。我是從劇場裏回來的，我剛看完了「林冲夜奔」，一齣中國舞台上的舊戲。從劇場的嘈雜昏迷裏，我慢慢的清醒過來，似乎從什麼物象上得到一種認識，引起一種覺悟，我受到一種驚醒的感召，覺得我應該有一次遠行，離開這座大城市，向祖國，向自由，向自由的國土奔去。我沉溺在深深的思索裏，雪花落在我的臉上，我深一脚，淺一脚的在沒有人跡的雪地上跋涉。

漸漸的那個舞台上戴着紅纓帽，穿着黃袖英雄裝的林冲在我面前滑過，凝聚成形的是一個身軀高大，駝背彎腰，披著竹葉的蓑衣，戴着竹笠，腰間跨着朴刀，兩上抗着棍棒的中年漢子。他瘦削的臉上，鬍鬚蓬鬆，流溢著一種久經風塵的冷淡和憔悴，深沉的目光遠望遠方。他步履沉重的向我走來。他走近我，我突然發現他對我竟如此的熟悉。像前所說的，邊緣在我們之間不在了。我聽他說了許多的話，我了解他的孤獨，我感泣於他的遭遇，我看見他拔出他的刀，刀上染著血。他慢慢的把彎着的腰挺直，把憂鬱的面色變得莊嚴，目光裏開始燃燒著幻想的光彩。他這樣走進我的身體裏。

回到自己的住所，在別人恬靜的軒窗裏，我點著蠟燭寫了一條林冲獨白的詩篇。借用了一個熟悉的故事，却無意於它傳奇的色彩。我只是把我的痛苦，我的孤獨，我的遺棄，我的期望的形象化交給了那個走進我的身體裏的人。而強調一個人在情感上的支持，林冲也是我最好的付託者，這時我正沉在一個女人的情感裏做着狂熱的燃燒。於是做了一次痛快的發洩，我把詩篇完成。當時我聽到自己的血液在脈搏裏循環的聲音，我聽到黎明之前遠方的鷓鴣。我沒有刀，但我有一個遠方，我站在雷子前，望著閃著雪片的白光的蒼茫的遠方，想到那個獨自向深山大泊裏跋涉的林冲，我則感到了幸福的驕矜。——向太陽，向祖國，向另一個人手牽着手，這是怎樣美麗而甜蜜的幻想。因此在這充滿了咬牙切齒的恨和痛苦。

著刀砍骨頭的聲音的詩篇裏，我却相信了愛情。在詩的結尾我寫道：
一把棍棒
和我的愛人的堅貞
够了，我終是幸福的
沒有月
沒有星
別人沉睡
我清醒
走向深山大澤。

後來我把這詩篇交給一位詩人，他看過後說我把林冲的情感寫得太複雜，曲折，矛盾，一水滸傳一上的殺人夜奔者只是遭受迫害後單純的恨，對女人的情愛在發配休養時已做了狠心的訣別。我明白詩人的意思，我却苦於說不出自己內心裏的一點隱秘，一點情感上難以割捨的沾滯，使我遲疑的放棄了幾次刪改這詩篇的決心，正像我擺脫不開生活的曖昧一樣。

這是最近的事。我結束了生活裏的一段傳奇，那個走進我的身體裏的形象幾乎縮死在女人的束髮帶上。在黃昏，我面對著一扇紗窗，這是我世界，這是我的孤獨的世界，一頭壁虎纏繞在紗窗上，它是我孤獨的世界裏唯一的生物，也是我寂寞的黃昏裏唯一的朋友。這時我感到一種難堪的空虛。我真的到了D.H.勞倫斯在「虹」那本書裏寫的境界麼？

「她是他在周圍深遠，澎湃的洪水中所站立的岩石，他又不曾溺水。他必須以她為立足點，他必須依賴她。除了她，他生命裏還有什麼？什麼都沒有。有了，只攪了波瀾滔天的洪水。」
我恐懼，我顫慄，我像陷在蛛網裏。我喪失了對愛情的信賴，但又無法摒棄它的折磨。一個夢的幻滅迫我趨於瘋狂，趨於死亡。我曾瘋狂的要向一座女性的石膏雕像戀愛，為了它的冷靜，為了它的沉默，為了它不會用它的柔軟的手指絞我的靈魂，它沒有香氣的頭髮也不會有惡果的毒。

我眞的不能再忍受了。就在這個不能忍受的黃昏，我找出珍藏幾年的詩篇，撕成碎片，用我煙斗的餘燼點燃了它，讓它在我面前閃爍著火燄的燃燒。我是想用這點火點燃了整個的世界。就在火燄的閃爍裏，那個幾年前在雪地裏走進我的身體裏的形象，意外的從火裏走出來。他仍是從前的樣子，只是顯得疲倦蒼老了一點。他默然的站在我的面前，彷彿我們之間有了這樣一段對話：
「你讓我做了這機久的囚犯」他說。
「我讓你做了囚犯？」我是惶惑的，無助的，茫然的。
「是的，你把我囚禁了這機久，你用錯綜的一點私有的情感困住了我，你把我用鏈子鎖起來，奉獻給你熱情的塑像。這一個卑劣的世界在我手上戴了鍊子，你却使我的心戴了鍊子。」
「那麼現在……」
「現在，謝謝你撕毀了你的詩，我又是我自己，我自自由了。」
我像是從一個噩夢裏醒轉，忽然感到從未得到的清明透徹了我發燒的神經。我為我自己的無知和愚蠢臉紅了。我的記憶裏響著這樣一句話：
I live, Oh! with my faith in myself,
But live, Oh! with my faith in

我記起了我的先生。在第一次讀他的「林冲獨白」，我就在手冊上寫著，這是一篇強烈的靈魂的獨白，充滿了火燄和慘痛的痛痛，從這篇獨白裏，我深深的認識了先生，先生向我吐露了全部生命的秘密。這是他內心的告白和靈魂的獨語。他偏強，他孤獨，他冷笑的揮舞著手上的鍊子，他孤獨的殺人者，他有愛，也有恨。別人鄙視他，我要尊敬他，別人冷淡他，我要敬愛他。

在我焚毀了詩篇後，自由的形象固執的說出了我的先生的這一句話。我是空虛的嗎？我是孤獨的嗎？不，這次我眞正的面向了太陽，我睡棄了遠行的幻想。我生活，我就堅固執的生活下去——向著光明，向著太陽……——一九四八、九月

內政部登記證警平字第二三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北平郵政管理局登記證第一六九號

上海經售處：天下書報社

聯合書報社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新路周刊

發行者：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編輯部：電報掛號：三九六〇
北平東直門大街九八號
經理部：電話四局〇六九三號
上海通訊處：
電報掛號：五九〇六六〇
電話四二二五五五五五號
上海黃浦路十七號五一室
南京分銷處：
西華門三條巷九號之二

訂銷辦法：

- 一、本刊歡迎直接定閱八折優待，在定閱期間不受中途刊費加價影響。
- 二、本期刊登每冊金券壹角五分，預定三個月照價八折加郵費如下表：

(月個三)	平寄：金券壹圓伍角
掛號：金券壹圓柒角	
航平：金券貳圓貳角	
航掛：金券貳圓肆角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 三、外埠批銷每期至少在十份以上，照價七折郵包費外一律存款發貨，特約總經售辦法另議。
- 四、寄遞方法請來函說明，月報定或有查詢事項請註明戶號。
- 五、本刊每逢星期六在北平出版，凡華北區定戶請向北平本刊經理部洽定，其他各區請向本刊上海通訊處洽定，分銷處與經售處係批售性質，不接受個別定戶。

本期定價金券壹角五分